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11

季總徹禪師語錄

清 徹（尼）說　超祥記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譚貞默序
    - 嚴大參敘
    - 葉紹顒敘
    - 張銖敘
    - 王相說敘
  - 開堂啟
  - 目次
  - 上堂
  - 小參
  - 示眾
  - 機緣
  - 法語
    - 示葉季若居士
    - 示申漢培居士
    - 示函盌禪人
    - 示高彙旃夫人
    - 示錢叔嘉夫人
    - 示冰繼二禪人
    - 示如心如性二禪人
    - 示黃君略夫人
    - 示項翰林夫人
    - 示張黃甫徐仰齋二居士
    - 示葉素旃居士
    - 示鎮江賀夫人
    - 示超震禪人
    - 示張超霞道人
    - 示王士英夫人
    - 示湛水道人
    - 示沈夫人
    - 示明心明性二道者
    - 示超禪超聖

    - 示歸望之居士
- 行實
- 拈古
- 頌古
- 源流頌
    - 第一世南嶽讓禪師
    - 第二世馬祖一禪師
    - 第三世百丈海禪師
    - 第四世黃蘗運禪師
    - 第五世臨濟玄禪師
    - 第六世興化獎禪師
    - 第七世南院顒禪師
    - 第八世風穴沼禪師
    - 第九世首山念禪師
    - 第十世汾陽昭禪師
    - 第十一世石霜圓禪師
    - 第十二世楊岐會禪師
    - 第十三世白雲端禪師
    - 第十四世五祖演禪師
    - 第十五世圓悟勤禪師
    -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
    -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
    - 第十八世密菴傑禪師
    -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
    - 第二十世無準範禪師
    - 第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
    -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
    -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
    - 第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
    - 第二十五世萬峰蔚禪師
    -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
    - 第二十七世東明旵禪師
    -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
    - 第二十九世寶峰瑄禪師
    - 第三十世天奇瑞禪師
    - 第三十一世無聞聰禪師
    - 第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
    - 第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

- 第三十四世天童悟禪師
- 第三十五世龍池微禪師

- 詩偈
  - 五言八句
    - 南嶽山居雜詠
    - 留別
    - 孟秋送行
    - 仲秋留別
    - 解制送禪者
  - 七言八句
    - 山居
    - 煙霞峰
    - 神僊洞
    - 彌陀峰
    - 飛來船
    - 觀音巖
    - 天台寺
    - 九仙觀
    - 擲缽峰
    - 太陽泉
    - 讓祖塔
    - 中山大明寺
    - 寄慈法兄隱山
    - 壽程弘陽五十
    - 元旦玩雪
    - 志感
    - 寫懷
    - 次南嶽和尚臥病二首
    - 描山茨和尚真
    - 禮南嶽山茨和尚塔
    - 偶然作
    - 泛沅湘登法海禪院
    - 漢口倚樓望南嶽雪
    - 望巴陵寶塔
    - 峽山掃林皋和尚塔
    - 次韻酬愧菴居士
    - 贈以貞道人
    - 壽李夫人七十

- 壽金壇于居士六十
- 壽黃夫人五十
- 壽周雲卿居士六十
- 壽再生禪兄五十
- 送樵雲黃宗伯遊南嶽
- 秋日過圓明寺賦贈爾初禪師
- 幽湖指息菴贈道明禪師
- 次韻答譚埽菴居士
- 贈易修施居士
- 贈忠可徐居士
- 贈敬可徐居士
- 借靜室住冰禪人詩以贈之
- 張權始居士來欘李賦此以贈
- 留別嚴[車*度]轢道人
- 別項梅雪居士
- 過譚右長居士館中作別時有善琴者至賦以贈之
- 錢若水居士刪補西湖隄上桃柳賦此以贈
- 欘李胡奉谿居士築菴留居作此以辭
- 壽體泉沈居士夫人五十看菊拈祝
- 壽高夫人五十
- 贈淨明菴決則老師
- 東塔功德林次壁間韻
- 與陳方三居士
- 途中吟
- 戊戌元旦
- 訪中明法兄留贈
- 贈倪伯屏居士
- 顧孟調居士六十賦贈
- 孟夏將歸楚送畫先兄遊越
- 寄又洪師
- 寄太白山古音師
- 寄友人
- 擬歸南嶽
- 示子修高居士
- 壽普明寺明巖老師七十
- 贈高念祖汝揆更生三居士

- 七言四句
  - 參禪偈六首

        - 念佛偈六首
        - 萬年松
        - 過高橋普度尼菴借宿
        - 秋日懷母
        - 題太白祠
        - 偈示優婆夷自外道轉禪
        - 寄祖印法兄
        - 宗玄兄還南嶽貽詩留別次韻送之
        - 和張權始居士萍寓有感四首
        - 示錢牧齋夫人
        - 示錢復先夫人
        - 示孫孝若夫人
        - 示瞿道人
        - 與高夫人
    - 四言
        - 示雪星道人
    - 五言
        - 與如心道者
    - 五言四句
        - 辭南嶽山茨和尚塔
        - 竹
    - 六言四句
        - 示眾居士四偈六首
        - 贈天游駱居士二首
- 讚
    - 南嶽山茨和尚像
    - 龍池萬如和尚像
    - 大俞法兄騎牛小像
    - 古鑑法兄像
    - 自讚
    - 超月優婆夷行樂圖
    - 黃夫人行樂圖
    - 倪伯屏居士像贊
- 書問
    - 寄興化沈居士
    - 與李三夫人
    - 與李四夫人
    - 與式玉王居士

        - 寄衡陽劉氏兄弟
        - 與黃樵雲居士
        - 與周雲卿居士
    - 雜著
        - 悼祖風辭
        - 喃喃語
        - 竹拄杖頌
        - 示眾禪者偈
    - 佛事
        - 為恒持禪人火
        - 為新玄道者火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繼總禪師語錄序

伏見西來衣缽大事因緣，有以多為貴者，如黃檗所稱：「不是無禪，祇是無師。」馬大師會下八十四人，坐道場得正法眼者無幾人，廬山歸宗是其一，此因多而翻見少也。有以少為貴者，全部《傳燈》，如大慧所囑付，僅得彌光、妙總兩人。而妙總禪師，一稱平江資壽尼，一號無著道人，為丞相蘇公頌孫女，咨參諸老，早入正信。當大慧奉敕再主徑山，宗風丕振，臨濟中興，而來往盤桓，與張侍郎無垢、馮給事濟川眉毛厮結於徑山方丈中者，獨有無著道人。宜大慧付偈有云：「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一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從此響震諸方。而同時有溫州淨居妙道禪師，為延平尚書黃公裳女，有開堂法語，並見《傳燈》，此因少而翻見多者也。只今南楚繼總禪師，毓生名公世族同，積年真參實悟同，龍池萬如和上記莂，與徑山妙喜老人囑付同。從上淵源，徑山前有佛果，龍池前有天童，其為滴骨滴髓，臨濟兒孫同。是知繼總徽聲固足爭光無著，為先後宗門兩大總持也。迺繼總師之竿頭進步者，在說法浩浩中，還視無著道人實為得未曾有。自花開南嶽，果結禹門以來，江北江南，竿幡隨建，橫擔椰栗，到處踏毘盧頂上行，向優缽曇邊現，眼筋舌骨，喝月拏雲，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說，幾於石室盡寫金言，草堂悉書貝葉矣。吾檇李非無佛稱尊之地，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往往出現，更喜象王一行狐蹤斷絕，其為人天利益，詎可思議哉。即不慧抱影東皋，得以佛法相見，一聞師八齡時，夙根猛利，從外祖南贛中丞宋公，禮足憨山肉祖機緣，再聞高工部玄期公，奉使衡陽時，值乃祖蘇州刺史幻臣劉公，耄耋得道，刻期示寂，同聲唧剎機緣，直是無始劫來，威音王那畔公案。而師發通天竅，展縮地符，即此具見豹斑，令人陡然浹背矣。如許白紙黑字，的的空谷足音，可使截斷眾流，亦可使乾坤函蓋，應效菩提流支，彈指讚歎無已，仍作左行梵書，流傳西土，俾西土沙門東向遙禮聖人，更應令楞嚴藏冊妙麗莊嚴添一重，提魚籃，賣笊籬，應化神通大作略，庶於慧燈普炤，少分相應云爾。

順治丙申長至月望，國子監司業兼掌祭酒事前戊辰二甲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大理寺左寺副曹溪憨祖弟子福徵道一居士譚貞默盤談撰。

季總徹禪師語錄敘

從古有言：優曇缽華三千年一度現，大善知識五百世許相逢。且曇華作麼現？知識作麼逢？滿眼煙波難泊岸，釣竿未舉早先知。莫道世間無駿骨，追風現有季法兄。師生緣南楚，姓劉，適陳。陳君宦西粵，殞於非命。師白簡鳴冤，報仇雪恨，即棄家學道，參山茨和尚，棒下知歸，結茆衡嶽峰頭，深蓄厚養，透明今古，具有古德氣概。茨師圓寂，單瓢隻杖，泛湘江，涉洞庭，概然有南天台、北五臺之遊。埽祖塔，探禹門，機契龍池，萬如和尚授記茆焉。緶錫到處，士紳仰慕，四眾雲臻，莫不延請弘揚法道。棒喝交馳，雷奔電掣，說法利生，度籌盈室，會下多有省發者，師不濫印焉。嘗曰：「不二法門，嚴戒律者已寡；大千界內，真參悟者益稀。」故師律已凜如嚙雪，領眾肅若啣枚，毫無假借，不似當今宗匠亂搭東瓜印子，妄囑匪人，良足重也。丙申秋日，師來訪余，出《慧燈語錄》。讀之，如食哀家梨，令人爽口快心；又如入山陰道中，令人應接不暇；又如杲日當空，光芒閃爍，令人不得正眼相覷。余請付梓，使有目者共睹曇華出現，有識者咸欽知識相逢。余興然作敘，余懼白衣弁首，無異佛頭著糞。師曰：「老盧得法非僧相，龐老通明豈離家？」不獲已，視其語意，則指月、話月，通教、通宗，口談、筆談，眼聾、耳塞；觀其機智，則匝地清風，三軍勇冠，不圖打草，且要驚蛇；察其炤用，則一聲哮吼，狐狸膽落，覿面相呈，無形無影。至若獨泛孤舟，垂絲千尺，遍遊江海，擺撥鯨鯢，是其氣魄也；世法佛法同見，龍潭虎窟交參，夢中拈棒，智海埋人，是其作略也。復為贊曰：頭角完全不住行，千山萬水覓知音，盲人不解尋消息，都盧落塹墮深坑。

嗣臨濟正法三十二世[車*度]轣道人嚴大參題

瑤天慧目，耀古輝今；性地覺華，香郊馥閩。是以森羅象景，白晝鳴雞；粉碎虛空，青天霹靂。架銕船於大海，截斷紅塵；翻玉浪於雄峰，沖開碧落。極底冰清，骨格還他故物；無邊彩絢，風流原是當家。此惟季總禪師足以當之。余每過慧燈禪院，見師具大人相而為說法：一句當陽，千峰落色；機先者著，列聖攢眉。痛棒纔施，血流遍地；迴出毘盧之頂，笑拈帝釋之華。推倒南嶽峰，吸盡龍池水。驚起千年玄鶴，斫卻青松；蹋翻萬頃白雲，行來碧嶂。抓彩慶新羅俊鶻，透網喜三聖金鱗。跨神牛而坐斷十虛，乘快風而游乎八極。照若赤珠寶鏡，鑑萬象以無私；開如玉鎖金匙，啟千門而洞曉。放出屠龍手，擲下駭雞犀。四海波平，看華鯨而吞吐；九霄雲淨，憑靈鳳以翱翔。祇有恁般，也大奇特；天下太平，余心暢快。

松陵弟子葉紹顒槃談撰

自昔飲光紹拈華之旨，大鑑肇分葉之傳，闡化多方，宗風震播，統惟貫一，紀則逾千。迨金粟老人重光祖席，振起凌夷，臨濟兒孫，

獨滿天下。今我季總和尚，南楚發祥，衡巒間氣，夙生根利，乘願力弘，決志捨塵，壯年絕俗。斬葛藤而誅棘莽，游智刃以無前；抉羅網而破波濤，示慧燈之普照。始得省於南嶽，繼嗣法於龍池。楚水吳山，雲蹤殆遍，單瓢隻杖，萍跡著奇，凡所至止之鄉，靡不皈投恐後。歲在甲午，師開堂於吾蘇橫塘慧燈禪院，道風既被，法雨同霑，見者謂勝優曇，爭歎重來古佛，傲民稽顙，外道傾心，時節因緣，迥超今古。覿面則機鋒峻捷，豎拂則意句新玄，痛棒橫施，獨軼千賢之隊，眉毛揚起，俯臨萬仞之岡。洵哉！盡大地為墨，以虛空為量，不足喻法道之弘廣也。丙申秋杪，師有事武林，還訪[車*度]轢嚴公於檇李，機緣相契，懇師出稿付剞劂氏，用廣流通。予承師命，佐董是役，不揣固陋，僭引數言，具眼難瞞，恐徒為眼中著屑也。

重九後十日吳郡南山弟子張銖題於攜李寓齋

自初祖來震旦，暢演拈華之旨，五傳至曹谿，分二派，別五宗，而臨濟兒孫獨盛。臨濟二十八世至笑巖寶，寶傳幻有傳，再傳天童悟，悟傳今龍池萬老和尚，為三十一世，大闡宗風，祖庭復振。而大江以南，踞猊座唱道者，得人稱最盛。如季總禪師，家世名族，生長富貴，慧根猛利，提起金剛王劍，斬卻塵緣，現真實相得度，始依南嶽山茨和尚有省。七載後，和尚示寂，慕兩浙三吳之道，望次第參訖，隨腰包躡屩到龍池，入室無虛日，遂復印可。而屋北鹿、谿西雞，又實證蜜授於皮髓問矣。即今化行大江南北，皆以本分接人，拈提向上。侍者錄其語成帙。余讀之，知單傳直指，埽絕枝蔓，大機大用，當體全彰，是真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也。而所謂大道不分男女相，於茲益信；棒頭有眼明如日，於師益親。捧是錄者，須向己躬下追究，勿在言句上咬嚼，方不辜負季總禪師。

海陵鞠劬居士王相說謹撰

眾護法請住蘇州慧燈禪院開堂啟

伏以寶地初成，山靈拱翠。剎幢既建，波色搖光。楞伽屏列畫天然，震澤潮通聲不寂。非緜人傑，曷稱勝緣。恭惟季總大和尚，禹門嫡派，金粟親孫。衡嶽降禎，湘源毓秀。履坤貞而輝分慧日，躔婺野而祥覆慈雲。悟圓澤之三生，身前身後；豎天龍之一指，非佛非心。杖挑萬里煙霞，缽臥千群龍象。喝聾三日，遂使汗滴曹谿；燈接五枝，久已坐臨室壁。錫飛江浙，遏斷胥濤。杯渡邗溝，敷芬瓊萼。誠震旦國之香城，而閻浮提之華雨也。某等身沉欲海，識昧尸波。借給孤祇園，奉迎法駕；掃維摩丈室，仰庇宗風。栴檀片片皆香，吹開濁劫；楊柳枝枝是露，沛作津梁。伏願卓彼法幢，鋤茲

福地。一葦爰止，繙圓覺而妙義疏宣；雙樹相依，隨方響而微言闡暢。吐廣長舌，標指見於西江明月；發海潮音，措安流於古渡橫塘。願協人天，望殷緇素。臨楮無任翹切瞻依之至。

葉紹顒　張王治　王盛鼎
李　模　周公軾　葉　倓
黃孔昭　金允治　朱　鎰
陸世廉　姚宗典　沈文采
許元溥　姚宗昌　嚴秖敬
周起龍　李　楷　周茂蘭
陸時登　陳元青　周茂藻
吳晉錫　徐樹丕　周茂萼
范　周　黃自起　申緒芳
何兆清　陸壽名　何　柄

季總微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敘
請啟
上堂
小參
卷二
示眾
機緣
法語
行實
卷三
拈古
頌古
卷四
詩偈
讚
書問
雜著
佛事

季總徹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姑蘇慧燈禪院，於順治甲午歲二月十六日進院。山門。「不得其門而入，縱有瓊樓玉殿，卻被一莖草盍卻？苟得其門而入，便能於一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山僧到此，為諸人八字打開去也。」拽杖便入。

佛殿。「挺若須彌淨若蓮，重重相好露金仙。知音不在頻頻舉，一段光明徹大千。」展具便拜。

方丈。「據此室，行此令，橫按莫邪，勦除凡聖，縱使佛祖到來，也須乞命。」卓拄杖便起。

當日眾檀護恭請上堂。拈疏云：「文光射斗，展演佛祖靈機；法幟揮空，開豁人天正眼。符到令行，不煩宣舉。」陞座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當陽拈出，爇向爐中供養現住禹門堂上本師萬如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親自禹門駕銕舟，姑蘇城外放金鉤，半竿穿破平江月，四海獰龍一釣收。還有負命金鱗麼？出眾相見。」問：「選佛場開，心空及第，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腳跟著地。選佛場開即不問，鼻孔撩天事若何？」師云：「穿卻了也。」進云：「腳跟著地又作麼生？」師云：「撞破玉樓鐘。」進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師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問：「震法雷、鳴法鼓，請和尚現大人相而為說法。」師云：「你還見麼？」「如何是無人相？」師云：「柳色黃金嫩。」「如何是無我相？」師云：「梨華白雪香。」「如何是無眾生相？」師云：「玉樓藏翡翠。」「如何是無壽者相？」師云：「金殿鎖鴛鴦。」問：「昔年給孤布金請佛說法，今日眾檀刱院請師登座，未審是同？是別？」師云：「多少人分疏不下。」進云：「即今眾檀那與給孤長者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優則俱優，劣則俱劣。」進云：「已刱慧燈成古剎，祖印拈來付與誰？」師云：「普天匝地。」僧托開兩手，云：「學人大開方便門去也。」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問：「鋼刀斬斷霹靂雄關時如何？」師云：「逡巡有分。」進云：「六臂三頭擎日月，卻承渠力耀乾坤。」師云：「汝喫棒未得在。」進云：「清淨萬緣無罣礙，虛空突出一蓬頭。」師云：「眼華作麼？」僧喝，師云：「亂叫喚。」進云：「四眾殷勤同瞻仰，一炷清香滿石樓。」師云：「不易念得來。」乃云：「打殺南山虎，驚飛北海龍，破砂盆斬新扶起，吹毛劍特地拈來。若是英靈漢子，不消一拶，直下承當，活卓卓地，不受羅籠，全彰玅用，脫體無依。到者裏，直饒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好與三十棒。祇如山僧恁麼批判，且道明甚麼邊事？還

有人分析得出麼？不見道：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六月冰。」卓拄杖一下。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浴佛日，檀護陳方山請上堂。「曾聞石女產麒麟，添得嬰孩氣象新，金鎖玉關渾不住，萬機頭上鼓煙塵。當時盡道難相委，今日方知不是心。大眾！且道不是那箇心？」卓拄杖，云：「不得雲門施好手，幾乎錯認定盤星。」下座。
師誕辰，請上堂。「玅性圓明絕覆藏，普天匝地露堂堂，人人盡有金剛眼，指出庭前桂蕊香。眾中有具金剛眼者，請出相見。」問：「仙苑瑤觴春滿宴，禪關紫氣瑞盈眸，慧燈永永法王座，雨露天邊沐好秋。正與麼時，未審和尚如何施設？」師云：「風行草偃。」進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師云：「也須照顧腳跟。」乃云：「但能頓歇馳求，便領現前受用。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縱橫在我，殺活繇誰？智照無私，纖塵不立，到者裏不妨虎口裏橫身，一任驅耕奪食，流聲名於萬世，傳祖道於千秋，立時俗之標格，作法門之牓樣；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元旦，上堂。「新年佛法起雷鳴，闢草開荒萬物新，不透禹門三汲浪，乾坤何處定煙塵？」拈拄杖，云：「聊把扁舟清夜笛，和煙吹出洞庭春。」下座。
觀音誕，上堂。問：「觀音大士未降母胎，向甚麼處安身？」師卓拄杖一下。進云：「已入母胎，為甚卻藏頭露尾？」師云：「莫謗他好。」進云：「已出母胎作麼生施設？」師便打。問：「一輪紅日現，萬里絕纖塵時如何？」師云：「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僧遶身一匝，師云：「腳跟下不穩在。」進云：「蹋著稱錘硬似銕。」師云：「秖恐不是玉。」僧便喝，師云：「再喝喝看。」僧展兩手，師云：「果然弄虛頭。」乃云：「觀音菩薩未出母胎，以楊柳枝穿卻大地眾生鼻孔，將甘露水普潤遍界靈苗；已出母胎，口吞日月、眼盍乾坤。諸人還委悉也無？」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遮藏不得人人見，萬紫千紅總是春。」下座。
王舜符居士請上堂。問：「大鵬一舉九萬里，穿雲鷂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鳥，為瑞為祥正此時。為瑞為祥即不問，壽量彌天事若何？」師云：「月朗千峰秀，風高萬壑鳴。」進云：「恁麼則雲中不睹雙鵰落，箭過新羅十萬程。」師云：「不妨迴出一頭地。」
問：「和尚壽誕即不問，未出母胎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高著眼始得。」問：「大洋海底起紅塵，須彌山頂浪滔天。」師云：「那裏見得？」僧擬議，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乃云：「故國清貧已有年，白頭知命順生緣，眉毛仍在眼睛上，鼻孔撩天

不著穿。昨夜山門騎露柱，東西南北走不住，不知何事太忙生，盡被秋光牽引去。惟有青青柏與松，萬年千載色如是。」下座。
慈雲禪人請上堂。問：「弘開法席，大闡宗風，四眾雲臻，高陞猊座。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一句？」師云：「八十翁翁輥繡毬。」進云：「碧桃已結千年外。」師云：「靈苗秀發別生芽。」進云：「恁麼則玉樹華開萬古春。」師云：「好箇消息。」居士問師：「五十以前事若何？」師卓拄杖，云：「者箇是拄杖子。」進云：「五十以後又如何？」師復卓拄杖，云：「者箇不喚作拄杖子。」進云：「正當今日，華雨滿筵，香雲盈座，未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分身兩處看。」乃云：「乾坤盡是黃金國，無限平人不肯休。休擬議，莫凝眸，雲自高飛水自流，要知一句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下座。
上堂。「生緣衡嶽幾經秋，坐斷孤峰天外游，一句了然超百億，饑餐渴飲更何求？且道見個甚麼道理得恁麼自在？缽盂口向天，大蟲原是虎。」
上堂。問：「覿面金鎚即不問，南山疊翠是如何？」師云：「石虎叫時山谷響，銕牛吼處木人驚。」進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賴遇闍黎證明。」問：「慧燈燦破千峰頂，何處須彌作壽山？」師云：「孤迥迥，峭巍巍。」乃云：「三藏靈文，百千玅義，盡底掀翻，祇在諸人眉端上放光，耀古騰今，輝天鑑地。此事且置，祇如預布津梁一句作麼生道？覺樹華開萬古春。」
上堂。問：「慧日高懸，千山並秀，滿目英賢，誰是作者？」師云：「獨你是鈍漢。」進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師云：「汝試[跳-兆+孛]跳看。」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云：「千聖覷不到。」進云：「通身全現摩尼寶，遍界輝騰遍界香。」師云：「又恁麼去也。」乃云：「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也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黑漆缽盂添箇柄。」復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和尚曰：『學人餅中養一鵝，鵝漸大，出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喚大夫，陸應諾，泉云：『出也。』陸從此開悟。」師云：「陸大夫弄巧成拙，若不是南泉，未免餅破鵝飛，自傷己命。且道喚出後如何？萬里鵬翔遠，千年鶴共飛。」下座。
師至太倉，佛成道日，眾檀請上堂。問：「昔日總持云：『如慶喜見阿閦佛，一見更不再見。』且道與世尊睹明星悟道還有優劣也無？」師云：「龍眠自有衝天志。」進云：「當陽一句無私語，放出千年露地牛。」師云：「逢人切莫錯舉。」問：「祖祖相傳即不問，燈燈續燄事如何？」師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

人？」進云：「蹋斷曹谿空劫外，乾坤何處不稱尊？」師云：「你還未夢見在。」僧喝，師便打，乃云：「正覺山前，明星現瑞，輝騰今古；積慶菴中，眾目全彰，爍破乾坤。明明不覆藏，歷歷無遮護，抹去野狐涎，潑開凡聖路。虎穴魔宮，隨心瀟灑；須彌大海，任我翻騰。如龍得水，似虎踞山，佛祖到來，管教他無容身之地。且道釋迦老子還有出頭分也無？」卓拄杖，云：「枯木堂前休錯過，白雲堆裏好商量，朔風連日通消息，獨讓寒梅遍界香。」下座。

師至盛澤圓明寺，眾請上堂。「一點圓明萬古奇，來登寶座顯全機，風流徹底難教露，未許通方作者知。」卓拄杖，云：「還有作家戰將麼？請出相見。」張休石問：「四眾咸臨，人天普集，圓明葛藤即不問，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未到烏江畔，知君不肯休。」「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打，云：「正好喫棒。」「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揚起眉毛須薦取，三千里外有知音。」進云：「祖翁一片閒田地，不是飽餐人不知。」師云：「好收原本契書著。」張權始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魚雁兩茫茫。」「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雖然未得黃金印，及第還他折桂郎。」「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夜半曉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摘詩漫寫圓明寺，高挂雲帆遶像張。」乃云：「禹門堂上傳得缽囊，圓明寺裏高提鈚斧，頭頭玉振金聲，處處龍飛鳳舞。輥甚雪峰毬？打甚禾山鼓？葛藤千七俱拈卻，明明一句超今古。到者裏，劈開潭底月，流出少林髓。大眾還見少林髓麼？」卓拄杖，云：「倒卓橫拈無別路，迅雷奔電絕淆訛。」下座。

師至嘉興如如菴，胡奉溪居士薦子請上堂。卓拄杖云：「當陽拈出活如龍，探海拔山振祖風，千眾臨筵齊努目，一靈超出杳無蹤。大眾！既是超出，因甚又說杳無蹤？還有通方作者麼？出眾緇素看。」問：「桂魄香飄，秋林葉落，未審亡靈即今在甚麼處？」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僧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中庭地白樹棲鴉。」「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冷露無聲濕桂華。」「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今夜月明人盡望。」「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不知秋思落誰家？」進云：「胡居士今日請和尚陞座薦亡，還許亡靈聽法也無？」師良久，僧喝，師打云：「正要汝疑著。」乃擊拄杖云：「擊開枯木聽龍吟，迸出髑髏雙眼睛，行至鳥道玄關處，大家緇素要分明。乾坤宇宙眼中豎，銕壁銀山眉上橫，薦得亡靈真

面目，萬里秋江一月澂。到者裏，極億劫之數量，竭萬世之樞機，出生死愛河，脫輪迴苦海。且道亡靈畢竟往生何處？」舉拄杖，云：「覿面相承知落處，亡靈端坐寶蓮臺。」復舉：「南雍軍提刑趙伯肆居士寓綿江瑞峰院，聞母訃音，作種種功德，復請禪師建靈光道場。一夕，夢寐中見母告曰：『汝平生事君忠、事親孝，我死後，汝作佛事吾並不知，惟靈光法事吾得領受。今已得超生佛界，特來報汝，汝宜益尊三寶，不可怠慢。』言訖，冉冉而去。伯肆驚覺，歎異。是年，又集僧結制，朝夕參請，植此善因，存亡獲福。然畢竟超脫一句作麼生道？渠無生死可相求，寶月澂輝萬古秋，漢地楚天收不得，南湖依舊水東流。」下座。

師至國福禪林，請上堂。馮居士出眾一喝，師便打。進云：「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萬里青天一展眉。」「見後如何？」師云：「碧潭秋月映珊瑚。」「見與未見時如何？」師云：「疑殺汝。」士又喝，師云：「亂喝作麼？」乃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剖一微塵出大千，師子吼斷黃金索，象王耕破劫初田，當機會得真消息，火內重開五葉蓮。咦！要與秋風戰一場，等閒直入空王殿。且道空王殿作麼生入？」顧左右云：「誰家灶裏無煙燄？」

眾檀請就國福院開爐，陞座。「爐韝鉗錘匝地開，鋌壁銀山打作堆，大冶精金從此鍊，脫皮換骨絕疑猜。忽然絕後再甦醒，萬象森羅笑滿腮。」卓拄杖，云：「且道笑箇甚麼？者回識得娘生面，照乘何須更戀胎？祇如臨濟道：『有一無位真人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驀召大眾，云：「如何是無位真人？」眾回首，師云：「歸堂去。」下座。

高夫人設齋，請上堂。「長連床上急思量，日月如梭似箭忙，一氣不來渾似夢，髑髏何處問西方？可憐山色身形大，誰識谿聲舌相長？鵲噪鴉鳴談玅法，山門佛殿放豪光，機先薦得三遭棒，臨濟宗風滿大唐。休擬議，絕商量，分明覿體要承當，老姥一缽和籮飯，到口方知滋味長。」

解冬，退院，上堂。問：「解開布袋結，放出獨角牛，請師拈出一角牛。」師打，云：「高著眼。」進云：「秦不收兮漢不管，鼻孔撩天不著穿。」師云：「信汝一半。」進云：「吽！吽！」師云：「大好不著穿。」乃云：「慧刀截斷輪迴路，智劍揮開生死門，耳見眼聞誰舉覺？逆來順往總承恩。大眾解制後，還知山僧去向麼？」卓拄杖，云：「扁舟一葉過吳門，腳跟曾不動埃塵，拋綸擲釣非吾事，舞棹呈橈我不能。轉柁觸翻千尺雪，放篙撐破五湖冰，從教纜挂枯椿上，恣與虛空打葛藤。」驀以拄杖作圓相，云：「除此現成公案外，別無一法繼傳燈。」下座。

住昭陽普度菴，脫塵上人同李夫人洎眾優婆夷等請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端伸供養現住荊谿龍池堂上本師萬如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亙古稀奇事不窮，斬新高唱禹門宗，衡山機用同拈出，一滴曹谿萬派通。眾中還有唱和得者麼？不妨出眾相見。」問：「慧劍劈開天地暗，一輪明月皎虛空，當陽法戰親臨陳，猊座高陞是若何？」師云：「杲日當天。」進云：「未陞座已前又作麼生？」師云：「疏風遍野。」進云：「學人禮拜去也。」師云：「許你伶俐。」問：「南嶽開華，禹門結果，未審和尚唱誰家曲？」師云：「一月映萬川。」進云：「恁麼則湖水連天碧，薰風匝地香。」師云：「那裏得者消息來？」尼一喝，師便打。問：「高陞寶座，牙爪全張，獅子窟中，狐蹤淨埽，未審承誰恩力？」師正身而坐。進云：「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不勞讚歎。」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卓拄杖一下。進云：「恁麼則七尺烏藤行活計，一條白棒展全機。」師云：「如何是你底活計？」進云：「祇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師云：「放汝三十棒。」乃豎拂子，召大眾，云：「會麼？會則干戈永息，天下太平；不會，徒向山僧口裏討鹽、討醋。山僧昔年在南嶽刀耕火種時收得些橛杙，今來普度菴中與汝等當陽拈過，非圖續燄連煙，且要大家知有。」遂舉：「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者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女一時契悟。且道現前大眾與七賢女相去多少？若向者裏逴得便行，不勞向外馳求，自然得大受用；其或未然——」擊拂子，云：「神威顯出騰蛟鳳，電眼揮來錯過他。」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昨日晴兮今日雨，不知何處明心旨？」舉拂子，云：「即此用，離此用，別無消息與君共。三春芳草碧連天，應看龍吟霧起、虎嘯風動。雖然，到者裏還有與山僧相見者麼？」問：「昔日圓悟禪師會下一夜悟十七八箇人，今日和尚者裏悟得幾箇？」師云：「祇你漆桶不快。」進云：「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華紅。」師云：「賴汝記得。」僧無語，師便打，乃云：「覷透毘盧頂門，蹋破當人草鞋，遊遍三千大千世界，方好發出千鈞之弩，射透無邊香水海，一切眾生悉皆成佛。且道成佛後又作麼生？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上玉闌干。」下座。

端午，上堂。「圓明不動，當處全彰；玅體無私，迥然獨露。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了無所住，無所從來，捲舒莫測，收放自在。直饒當下會得，已涉言詮；更若遲疑，何曾瞥地？直須透向上頂[寧*頁]，據當陽捷徑，始得仗蒲劍斬千邪，搖艾旗扣百福。

大眾！作麼生是向上頂[寧*頁]、當陽捷徑？」左右顧視，云：「看取自家鼻孔，休沾雌黃氣息。」卓拄杖，下座。
上堂。「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山僧昔住祝融峰頂，提柄鈯斧未免灰頭土面；今日杭州市上斬新拈出，又復拖泥帶水。大眾且道：灰頭土面是？拖泥帶水是？」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下座。
觀音成道日，上堂。問：「龍池一滴起根源，南嶽家聲震大千，師子座前重獻瑞，圓通一句請師宣。」師云：「穿過髑髏也不知。」進云：「如何是圓通體？」師云：「慈雲香散千峰雨。」「如何是圓通用？」師云：「寶鐸聲傳萬里風。」進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如何是汝風流處？」僧便喝，師云：「好喝。」僧禮拜，師便打，乃云：「觀世音菩薩向山僧拄杖頭上來也，大眾還見麼？說盡無生般若，談遍圓通玅義，大眾還聞麼？若也共見共聞，則鐘鳴鼓響，總皆入理之門；柏短松長，盡是真如境界。大丈夫兒向者裏捏碎虛空，騎聲盍色，孤峰頂上橫眠，卻在十字街頭垂手；十字街頭垂手，原在孤峰頂上橫眠，隨方應現，觸處圓通。雖然，且圓通一句畢竟作麼生道？」卓拄杖，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下座。
沈夫人誕日，請上堂。「冥通三界，洞徹十虛，函盍乾坤，包羅萬象。道有則纖塵不立，道無則遍周沙界。擬心湊泊，白雲萬里；著意馳求，風塵匝地。若也回光知落處，一輪明月正當天。」復舉：「吳山師子端禪師，因尼來參，端以紅粉塗面，尼輒驚悟。」師云：「大道從來本現成，何分女相與男形？忙忙業識無時住，滾滾塵緣不暫停。富貴功名風裏燭，金銀田土日中冰。須明覿體無生忍，雲在青天水在瓶。」驀召大眾，云：「祝延一句又作麼生委悉？」擊拂子，云：「芙蓉露滴筵鋪錦，丹桂香飄地布金。」下座。
請上堂。「返照回光達本源，玄機直透劫初前，千尋海底搖金錫，萬仞峰頭駕鐵船。木馬嘶時風匝地，泥牛吼處浪滔天，箇中識得無生句，此土他方應有緣。」驀召大眾，云：「昔日玄期高公祖欽命監督楚簿七年，愛養士民，惠政滂流，建生祠於南嶽，即今碑文現載，遺像儼然。山僧偶寓禾城，敬承伊孫念祖居士請陞座薦公，不免舉則先祖因緣，貴圖以楔出楔。山僧先祖幻臣劉公曾作蘇郡刺史，詢訪知識，參箇無位真人話有省。年九十歲。一日，忽云：『高工部進衙時，吾示寂矣。』壬辰冬月，公聞銳聲便坐脫。大眾！且道先祖劉公與玄期高公還有同別也無？若道是同，天地懸隔；若道是別，去來靡問。於此若明，許伊具一隻眼；於此不明，亦許伊具一隻眼。明與不明且置，祇今高氏先靈與劉公託生何

處？」喝一喝，云：「一人越聖明心地，九代先宗樂性天，者顆寶珠何處是？南湖湘水月娟娟。」下座。
師至當湖善護菴，一音禪師同眾檀護請上堂。「當湖善護別人間，八面玲瓏著眼看，凡鳥等閒難泊近，玉簫品出舞祥鸞。還有出自丹穴者麼？試出來鼓翅看。」問：「敲石燒丹一老顛，等閒拾得火中蓮，特祈和尚通消息，要使人人達本源。」師云：「三十棒寄打汝師。」進云：「同道方知。」師云：「胡人飲乳，反怪良醫。」問：「古德不出方丈，如何莊上喫油餈？」師云：「多少人摸索不著。」進云：「侍者方出門，忽見莊主又作麼生？」師云：「好箇消息。」進云：「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師云：「有甚麼交涉？」問：「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師云：「瞎卻人眼睛。」進云：「次日罰饡飯出堂又作麼生？」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士禮拜，師云：「逢人切莫錯舉。」乃云：「秋露垂，秋風吹，秋雲冉冉，秋草離離，月落寒潭靜，山空木葉飛，吾無隱乎爾，通方作者知。大眾還知麼？若也知得，推倒報本塔，椎碎弄珠樓，一任橫行海內，獨步大千；其或未然，眨上眉毛，劍去久矣。」卓拄杖，下座。
善護禪院一公院主，同諸護法紳衿請就院開爐，上堂。問：「鑪[革*(苟-口+用)]已就，四眾雲臻，和尚作麼生煆煉？」師打，云：「一棒一條痕。」進云：「棒頭點出金剛眼，大千沙界盡沾恩。」師云：「不勞讚歎。」問：「當湖震布，今日乍開，未審垂何方便？」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師云：「那裏見得？」進云：「天晴日出，雨下地濕。」師云：「莫被他換卻眼睛。」問：「掀天揭地逞風流，大道無分男女儔，白璧定從山上採，赤珠端向海中求。今日和尚大冶洪開，煆煉凡聖，未審何人搬柴？何人運炭？」師云：「無眼耳鼻舌身意者。」進云：「恁麼則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祇如不受爐錘底來，和尚作麼生下手？」師便打。問：「新開爐[革*(苟-口+用)]即不問，舊日乾坤事若何？」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好鳥枝頭叫小春。」師云：「斷頭船子下楊州。」進云：「舊日乾坤應自在，新開爐[革*(苟-口+用)]事如何？」師打，云：「也少者一錘不得。」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便歸眾。師云：「雲綻不須藏九尾。」乃云：「爐[革*(苟-口+用)]通紅，瓶盤釵釧鎔為一金；鉗錘玅密，大小偏圓打成一片。人人塵淨光生，箇箇魂消膽落。等閒舒一指，擱瞎達磨眼睛；舉一步，蹋碎釋迦腦。盍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千聖躋攀無路；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萬靈景仰無門。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大

眾且道：具甚麼神通得恁麼穩便？」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竿木隨身行宇宙，逢場作戲自超群。」
解制，上堂。問：「古人云：『 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祇如萬里無寸草，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正好喫棒。」進云：「洎不問過。」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與麼則人人聳息。」師云：「立定腳跟好。」進云：「等閒垂一釣，驚動碧波鱗。」師云：「離鉤三寸，道取一句來。」士彈指一下，師云：「一釣便上。」問：「和尚今日上堂也是無風起浪，某甲到此已是拖泥帶水，出格一句請師道取。」師便打，士翻觔斗而出，師云：「弄精魂漢。」乃云：「全提正令入摩竭，大地眉毛共撕結，等閒便度九十朝，冰壺已泮春風發，銕壁銀山俱靠倒，笑殺銅頭與銕額，波斯攪得海嶽渾，金毛獅子走深澤，神駒萬里謾追風，眨得眼來天地隔。」以拂子打〇〇，云：「一處最親，千機莫測。眾禪客！瞥不瞥？處處綠楊春正好，自是不歸歸便得。」

小參

觀音成道日，陳方三、沈念溪為子姓起名請小參。問：「觀音現瑞，耀騰今古，出格英靈，全提正令，未審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師云：「汝試卜 度看。」乃云：「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苦，等閒運神通，接引無窮極。」召大眾，云：「還見麼？頭頭普現華藏莊嚴，處處全彰圓通境界。若見得，轉凡成聖、轉苦為樂、轉天為壽；其或未然，山僧不惜眉毛為汝頌出：普陀山前獨露身，炎蒸此日道初成，百千諸佛同饒舌，覿面相逢不費尋。且道觀音菩薩即今說甚麼法？」卓拄杖，云：「華含無量摩尼聚，風動常宣玅法音。」
中元請小參。問：「慎終追遠即不問，超昇一句事如何？」師云：「微雨灑花千滴淚，淡煙籠竹一堆愁。」乃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胸中流出，方始盍天盍地，舉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若果是其人，管教一拶百雜碎，埽蕩聖凡窠窟，滅卻正法眼藏，以地獄作天堂，轉煩惱為智慧，打破涅槃城，踢翻解脫道，橫行湖海，獨步大方，不是神通玅用，亦非法爾如然。」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但能當下空諸有，共轉如來正法輪。」
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忙到今宵畢，不愁生死祇愁貧，業障重重心上結。幽途輪轉幾時休？一味昏迷循舊轍，勸君努力脫塵埃，免使今生和本折。凡聖等倫元不殊，貴在當人直下瞥，莫待無常殺鬼臨，再出頭來甚時節？」

中元，小參。「踢破玄關透鐵圍，懸崖撒手便知歸，性天朗耀頭頭鑑，心月圓明處處輝。差別路中須蹋過，涅槃城裏已忘機，箇中何處著生死，說甚輪迴是與非？」召大眾，云：「徹上座恁麼告報，設有旁不甘者出來道：『 其如地獄未空何？』果然，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除夕，小參。「參禪貴通正脈，莫向外邊涉獵，縱饒得些玄解，也是眼中金屑。說甚西來大意，未免平地喫跌，自己一箇鼻孔，有氣教誰出洩？觸處昭然獨露，擬議早已隔絕，善惡都莫思量，脫體迥然超越，靈機自覺無多，功力不久不徹。莫把自己家珍，翻比外來瓦礫，現成一段風光，愚人妄自扭捏。倒樹須要搜根，少去尋枝摘葉，得路便爾歸家，要無別傳秘訣。會則途中受用，不會沉淪永劫。」驀以拄杖打圓相，云：「若向者裏透過，方得大休大歇。大眾！還有透得過者麼？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客。」

季總徹禪師語錄卷一(終)

季總徹禪師語錄卷第二

侍者超祥記錄

示眾

立秋日，示眾。「梧桐一葉下雕闌，剔起眉毛仔細看，赤手承當無欠剩，頭頭顯露祖師關。且如何是祖師關？」擊拂子，云：「一擊當陽成粉碎，越水吳山一色寒。」

示眾。「山僧許久屏卻咽喉唇舌，一任諸人讚龜打瓦。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今日無端被諸人推到者床子上，要求開示，教我說箇甚麼即得？雖然，事無一向，不見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叵耐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過在甚麼處？大眾，道本無壅，人心自昧，昭昭於心目之間而取之弗及，晃晃於色塵之內而捨之弗得，愈隱愈露，轉動轉寂，光明烜赫，迥脫情塵，絲豪瞥起，天地懸隔。」豎起拂子，云：「還會麼？若向者裏會得，徹證無生法忍，不妨睡正穩，一任日輪高。」

示眾。師卓拄杖，云：「足解履，手解執，耳聞聲，目見色，寒著衣，饑進食，豈是粧成？皆同本得，不間絲豪，動念即隔。所以道：谿澗不改舊時聲，黃華翠竹常年色。足下豈有餘塵？目前原無外物，獨步毘盧頂上，全披古佛肝膈。問諸人，瞥不瞥？直饒見得，木馬嘶風、泥牛吼月，撿點將來，也是空裏浮華、眼中金屑。」

示眾。「生死海無邊，當人自利涉，欲識佛性義，須知箇時節。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拈起慧劍兮劈破塵網，提來鈯斧兮斫開銕壁，千賢萬聖覓無蹤，五眼六通皆罔測，徹見萬象森羅，法法何曾是實？不妨任意逍遙，縱橫了無礙塞。其或未然，更聽一偈：一年秋又一年秋，眨眼俄驚雪滿頭，道業未成何所賴？人身一失實堪愁。兩輪日月穿梭過，三界輪迴若輥毬，可嘆世間癡種子，今生錯過悔何求？」

示眾。「若論宗門一事，別無奇特，所貴發勇猛心、著堅固力，痛念無常、參明大事，自然摸著諸佛鼻孔、透過祖師關捩，不到大休歇田地，不肯息肩停轍，方有少分相應。無奈佛法衷微、人心下劣，罔知己靈、不存正念，此皆邪毒入心、淺根薄福之流。汝等諸人各宜精進，將話頭如一座須彌山頓在面前，忙閒動靜，觸不散、蕩不開，綿綿密密、不斷不續，參來參去，銕壁銀山自然曝地，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古人云：『 莫止忘形與息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瞠開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

是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此皆藥石之言，切須記取。」

中秋，示眾。「颯颯西風落葉輕，飄香丹桂發疏林，世人盡愛中秋月。」驀豎拂子，云：「未審誰能悟此心？大眾！祇如古人道：『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畢竟是箇甚麼？」良久，云：「眉毛剔起看方便，月在青天水在瓶。」

示眾。「既為僧，須自勵，收撿身心成法器，學道真誠入聖流，生死海中期汝濟。苟圖衣食逞閒遊，浪蕩隨緣生邪計，不若居家作俗人，免他神算并人議。空門物，施主財，為崇道業施將來，未了復身還信施，何能越得馬驢胎？近賢智，達庸鄙，善念日增惡日止，豪釐繫念成業因，三塗苦報從茲起。心地不明誓不休，應期玅悟超凡類，參隨一似活死人，方得心空出三際。若還不信我語言，閻老無情君莫怪。」

示眾。「學有內外，事有緩急。究宗達本曰內，世諦學解曰外。外所以當緩，內所以當急。急而行之於內，則有證悟之實；緩則置之於外，則無岐路之迷。今之學者不然，醉詩文於莫返，耽技藝而不回，應赴為終身之業，習誦為名利之資，甚之則又有流於不可言者。嗚呼！學不究竟非學也，僧不至道非僧也，但有五德之名，徒具六和之相，益已之功既缺，利人之德全虧，辱此圓頂，玷污方袍，不識自心之何似，焉知祖道之嘉模？豈只辜負聖化，抑且埋沒已靈，既昧正因之路，空招來世之愆。況無常苦逼，時不待人，祇恐名利未遂而身先盡，學問未通而命已亡，費盡百端心力，忽然一旦俱空，良可悲夫！故須篤志離舊，刻期證悟，梵行惟潔，道業惟精，庶不為生死魔軍之所管轄也。苟不孜孜實學，兀兀真參，則無常卒至，何以支撐？後悔莫及，請熟思之。」

臘八，示眾。豎拂子，召大眾，云：「古今風月常然，遐邇雲山鎮靜，鵲噪鴉鳴，鳥飛兔走，雲開峰頂月，波湛水中天，便好端拱無為，坐致太平。埜老謳歌，帝力何有？叵怪黃面老子說甚睹星悟道，大驚小怪？將謂有多少奇特，依然祇道得箇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震威一喝，云：「當時若得者一喝，管教他四十九年口似扁擔。然雖如是，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歲朝，示眾。「爆飛千尺燄，嚮遏萬重雲，一氣洪鈞轉，梅華幾點春。新年頭佛法早已露布了也。大眾，古人道：『 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且道：雪向甚處去？春從甚處來？孰樞紐是？孰橐籥是？若向者裏著得隻眼，不妨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寒灰裏也須發燄，枯木上直教生華。其或未然，捧看新曆日，錯過舊時人。」

元宵，示眾。「十五日已前，露柱燈籠盡說禪；十五日已後，土塊石頭皆[跳-兆+孛]跳；正當十五日，無位真人赤骨律，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東村李八伯。且道：無位真人畢竟面目何似？」良久，云：「燈燈影現無回互，覿面相逢豈識渠？」

示眾。「一九禪期眨眼間，堂中禪客夢猶酣，朔風凜凜通消息，具足現前不用參。離卻髑髏別處覓，驢年終是受顢頇。大眾且道：如何是具足現前底？」眾無語。卓拄杖，云：「擬議直教心膽喪，倚天長劍逼人寒。」

示眾。「世界虛空總一體，群靈萬象悉同宗，此非耳目所能到，心識忘時道自通。大眾！且道主山高、案山低，鶴脛長、鳧脛短，作麼生得同宗共體去？」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喝一喝。

示眾。「氣轉洪鈞，陽回大地，冰河發燄，枯木生輝，埜鳥謳歌，山華含笑。正所謂：般若法身，頭頭顯現；真如佛性，處處昭彰。果然直下承當，便可超凡入聖；其或未然，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

新戒，求開示。卓拄杖，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於此明得，盧行者、高沙彌揚眉有分；其或未然，莫怪山僧葛藤。」驀召大眾，云：「會麼？參禪不持戒，縱使廣智多聞，未免被八風所動、五欲所牽，何能超出三界、證大涅槃？故經云：『聰明不能敵業，乾慧豈免輪迴？』受戒不參禪，假饒六度齊脩、萬行俱備，報感人天，終須墮落。當斯季運之時，佛法澆漓、人心淡薄，在家、出家罕有發淨信者；間亦有之，旋見退墮。或值善知識開示，勸令受戒、參禪、脩因、布福，便百計推辭。設若生死無常到來，你還推辭得麼？若推辭不得，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更聽一偈：一點圓明處處同，包含法界等虛空；棒頭可使三關透，喝下能令五教通。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燄起北山紅；千江萬派無差別，盡入如來性海中。」

元宵，示眾。「銀華徹夜，爆竹驚天，眨上眉毛，程途萬千。惟此一事實，乞我一文錢，蹋翻水底月，迸出火中蓮。燈月交輝牽埜興，竿木隨身入市廛。」

端午，示眾。「今日五月五，龍舟江上舞，旗翻前夜風，聲振去年鼓。時節不相饒，光陰不我與，未明心地人，須念生死苦。緊緊握蒲劍，挺挺騎艾虎，勦六賊巢穴，息三塗酸楚。漫然不施功，茫茫三界旅，譬如隙中塵，擾擾誰為主？就陰息紛紜，如繫駒伏鼠，未滅眼中翳，空華將復翥。狂心不暫歇，歇即止息所，闃爾趨寂然，卻攀而得僂。不識常住心，二邊墮見取，於斯二無礙，澤雉出籓宇。十步一啄食，百步一飲渚，頡頏天地間，無喜亦無怒。爾我林

下人，有志超佛祖，噇飯了打眠，世事不聞睹。無在無不在，七徵自規矩，無還無不還，八辨自盲瞽。合覺被覺瞞，背塵為塵圍，唯有一月真，瞿曇未相許。奪卻善財藥，截斷文殊語，此箇九還丹，能瘳諸毒蠱。吞卻如砒霜，吐卻成蜜乳，拼得窮性命，佛祖不如汝。於此蘧然醒，杲日正當午，於此若不醒，錦鱗臥網罟。」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謹白參玄人，急急如律呂 。」下座。
示眾。「新秧襯白鷺，嫩柳啼黃鶯，處處揚真諦，於何逐色聲？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無他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大眾，見聞歷然，因甚道非見聞？聲色宛爾，因甚道無聲色？於此明得，陬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於此不明，打破六門關，顯出毘 盧印。且六門關作麼生打得破去？」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卓拄杖，下座。

機緣

僧參，問：「和尚那裏來？」師云：「要知山僧來處，先喫三十拄杖。」僧便喝，師便打。
雪中僧至，師問：「南嶽峰頭，雪擁三際；姑蘇城裏，行人絕蹤。正恁麼時，撥轉乾坤與我通箇消息。」僧云：「萬里長空，一朝風月。」師云：「未在，更道。」僧擬議，師喝出。
葉季若居士問：「巴陵三轉語，和尚作麼生會？」師和聲便喝。士云：「如何是提婆宗？陵云：『 銀碗裏盛雪。』意旨如何？」師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士云：「如何是吹毛劍？陵云：『 珊瑚枝枝撐著月。』又作麼生？」師云：「非公境界。」士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又且如何？」師云：「也祇道得一半。」士云：「那一半請師不吝？」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士云：「和尚莫是末山再來？」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
問：「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未審如何下手？」師打云：「向者裏會取。」
問：「明心見性時如何？」師云：「正好喫棒。」
無心道者呈偈，有「獨露孤峰頂上月」之句，師云：「即今月在甚處？」者拍香几，師云：「者箇是檯子。」者云：「和尚莫謾某甲。」師云：「保福道底。」者擬議，師喝出。
師茶次，舉杯問高彙旃夫人云：「不觸不背，喚作甚麼？」云：「自古重陽九月九。」師云：「放汝三十棒。」
居士參，師問：「尊年多少？」士云：「與和尚同年。」師云：「你道山僧年多少？」士云：「與某甲同年。」師云：「得恁麼顛

倒？」士無語，師云：「掠虛漢。」
問：「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佛祖蹲何處？」「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如何事第二句？」師云：「猛虎當途踞。」「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送君退步便還家，他日相逢不相顧。」
問：「如何是函盍乾坤句？」師放下拂子。「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拈起拂子。「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者箇因甚喚作拂子？」
以貞道者參，呈偈云：「堪笑從前枉用工，離波覓水苦無窮，如今親見當人面，華在舊時紅處紅。」師云：「如何是汝當人面？」貞云：「和尚喫飯也未？」師云：「與汝甚交涉？」貞云：「分別不少。」師云：「囫圇吞箇棗。」貞無語，師便掌。次日，呈南泉三不是頌，師接得，問云：「是箇甚麼？」貞云：「昨日被掌，至今背脊猶疼。」師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貞擬對，師便喝。復示頌云：「覓心不得誰為佛？觀佛無蹤誰是心？去此二途能見徹，兩眉依舊可憐生。」
問：「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殺活不知何太險，請君莫犯上頭鋒。」「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突出巖前風凜洌，野干何處匿形蹤？」「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如何是探竿影草？」師云：「釣絲千尺垂江海，浮定金鱗有與無。」「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至化難逃天子令，九韶齊奏六宮還。」
優婆夷參，師問：「參甚麼話頭？」婆云：「萬法歸一。」師云：「一歸何處？」婆拜下，捏師足一下，師云：「學來底。」婆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師指淨缾云：「因甚喚作淨缾？」婆擬議，師打出。
問：「德山上堂，巖頭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如何是末後句？」師云：「不辭向你道，恐你逢人亂說。」僧云：「某甲不說，請和尚道。」師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松下雙扉冷不扃，一龕金像照清燈。」「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眠雲墜鹿驚殘夢，落澗瀰猴墜折藤。」「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庭前樹色秋來減，檻外泉聲久不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吾今獨坐磐陀石，午夜無雲月一天。」
儒者見師，問云：「大師曾習儒業否？」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大都緇素要分明。」云：「畢竟還尊釋門。」師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云：「道教中如何？」師云：「一自黃龍勘破後，誰能不煉汞中金？」儒作禮而去。

問：「青州布衫重七斤，意旨如何？」師云：「多少人提揭不起？」僧云：「提不起時如何？」師云：「至今混入在塵埃。」復示頌云：「金針玉線縫難就，密密鋼刀剪不開。千手大悲提不起，至今混入在塵埃。」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狹路相逢無迴避，到門且喫趙州茶。」「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山色谿光明祖意，鳥啼華笑悟真機。」「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雪覆萬峰晴月夜，暗香浮出嶺南梅。」「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軒轅寶鏡當臺照，任是蚩尤也斷魂。」「賓主已蒙師指示，臨濟宗乘事若何？」師云：「攪亂乾坤成至化，未容擬議斬全身。」云：「真善知識。」師云：「識甚好惡？」
問：「昔日僧問：『 趙州親見南泉，是否？』云：『 鎮州出大蘿蔔頭。』意旨如何？」師云：「情知你吞吐不下。」
問：「金牛每至食時，舁飯桶作舞，大笑云：『 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師云：「不是飽餐人不知。」「僧後問長慶，慶云：『 大似因齋慶讚。』又問大光：『 未審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作舞，僧禮拜，光云：『 你作麼生會？』僧亦作舞，光云：『 埜狐精。』此意如何？」師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僧參，師問：「住何寺？」僧云：「白雲菴。」師云：「雲散後菴在甚麼處？」僧擬議，師掌云：「打埜榳漢。」
二居士參，師問一士云：「什麼物恁麼來？」士無語，師云：「山僧罪過。」一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師云：「試借劍看。」士遶禪床，師劈脊便打，士擬進語，師又打，士禮拜，師云：「一對無孔銕錘。」
[車*度]轢道人偕徐敬可居士過訪，道人指士云：「此位遍參知識底。」師云：「參底事作麼生？」士無語，師云：「將謂，將謂。」士云：「嚴道人塗汙人。」師云：「他已沒量罪過。」

法語

示葉季若居士

祖師門下直捷單提，貴乎全身擔荷，稍涉遲疑，便不堪了也。不見陸亙問南泉：「龐蘊參馬祖，一撥便轉，何等痛快！何等直捷！彼既丈夫我亦爾，豈肯讓伊獨賢哉？」頃承老護法不忘靈山付囑，光顧法席，一接見問，便知根器不凡，靈骨夙具。然身居富貴，宿習偏深，雖有金剛種子，莫不為之汩沒矣。但當全身靠倒，不顧危

亡，挺身直入，忽然囚地一聲，乃知從前作用總是無礙法門，不惟勘破龐蘊諸老，直饒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齊立下風有分。

示申漢培居士

居士夙具般若深智，早年知有此事，然不得實受用者，患在聰明太過，於古宿機語上得些理路，便為了當。殊不知縱有入處，不過途路之樂耳。要須懸崖撒手一回，方始受用得古人言句。著如來偈云：即今認取主人翁。山埜不覺失笑。何故？不見道：認著依然還不是。況以生滅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唐喪光陰，無益有害。古人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直須猛著精神，透出重關始得。

示函盡禪人

師家垂手，如石火電光，眨上眉毛，白雲萬里，直須坐斷十方，橫身宇宙，眼盡乾坤，口吞佛祖，冰凌上走馬，劍刃上橫身，一機一語，如珠走盤，納須彌於芥孔，擲大千於方外，縱橫在我，殺活繇誰？應須如是，始有衲僧氣概。若祇逡逡巡巡，淈淈[泳-永+盾][泳-永+盾]，依稀光影，有甚了期？山埜恁般語話，太煞和盤托出。且道托出箇甚麼？卓筆云：分明記取。

示高彙旃夫人

入海不避蛟龍，信利在江海也；入山不懼虎兕，信利在山陵也。世諦且爾，況學道乎？然學道參禪，豈有他術邪？不過穩辦一信字耳。《華嚴經》云：「信是道元功德母，信能必到如來地。」古德云：「欲超生死，必須玅悟。玅悟匪他，惟自信耳。」盡生死如雪，玅悟如日，日出而雪自消；無明是暗，玅悟是明，明來則暗自謝。以此觀之，非信無繇悟入，非信安能久固？今道人既具信根，但當發勇猛心，著精進力，譬如遠客還故鄉，久久行去，自然到家。不見昔日世尊棄王宮，入雪山，六年參究，一朝睹星，忽大悟云：「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道人向者裏一覷便透，不妨與世尊同一受用；苟或不然，二六時中切莫放過。

示錢叔嘉夫人

我祖師門下無一法與人，不過教人信取目前自己而已。道人既見山僧掛箇選佛牌，便好單刀直入掇取巍科，自知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垂，佛語祖言豈得已哉？若稍留欣厭便成大病，所謂不離幻妄而證真常者，良可味也。

示冰繼二禪人

此事如青天白日，無絲豪障礙，直下了得，便平貼貼地。古人云：道箇覿體現成，早是埋沒汝了也；明心見性，早是委曲汝了也；立地成佛，早是鈍置汝了也。若向佛祖未屙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向他[尸@豕]橛子上橫咬豎嚼，有甚交涉？所以道：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所以垂一言半句，止要截斷人心意識，摟空人生死窟，使他懸崖撒手，脫體無依。今時人生死心不切，世情事太熟，動輒心意識先行，自作障難，愛有理路處入，有義味處鑽。殊不知理路義味上博量得來，暫時途路之樂，轉眼即沒交涉，況明眼人前祇博一笑？今與汝道：大事未明，必須猛著精彩，將本參話拌命提撕，功積力久，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腳跟頓斷紅絲線，舌上潛消十字文，翻身一躑，倒跨三腳驢子，向舜若多神鼻孔內、眼睛裏橫出豎入，管教得大自在，豈不慶快平生乎？勉旃！勉旃！

示如心、如性二禪人

欲脫生死，當求玅悟；欲求玅悟，必須參究。提起疑情，念念無間，自有豁然時節。若執坐以為工夫，何異守株待兔？是以古人有打車打牛之詰、坐佛殺佛之呵、黑山鬼窟之責、生坐死臥之譏，故知行住坐臥、動止忙閒皆可做工夫，但坐中斂念易得寧靜，然禪亦非斂念取靜參得，故曰：欲識佛性義，諸法從緣生。若能對境無心，雖終日擾擾，何曾動著一絲豪？故無事於心則智顯，無心於事則理明，理明則物物頭頭何取何舍？智顯則念念心心何妄何真？盍以境之通塞繇心之迷悟，何與於物哉？龐公云：「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汝等看他三人有甚奇特處？不妨試簡點看。若簡點得出，到方丈裏與山僧通箇消息。

示黃君略夫人

脩行學道皆有悟門，不可盲修瞎學，虛喪天日。必欲明此無上玅道，也須具大信心、發大勇猛、立大志願，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

上，不得向意根下卜 度。單提一句無義味話，真參實究、參來參去，參到百尺竿頭無進步處，不顧危亡，拼命一拶，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便見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全身、自己全身是十方世界，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青州布衫、鎮州蘿蔔，乃至千七百則一串穿卻。雖然，到者裏始好喫山僧痛棒在。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示項翰林夫人

禪學者，悟門也，非四禪、八定、五度、九次之別，惟洞明心性，了脫生死，得大自在者之門徑也。古人云：我此門中，不論禪定解脫，祇圖見性。又云：參禪須求玅悟，若不玅悟，無由出離生死大海。今時道流，謬以口耳哄弄閨閣，不求玅悟而脫生死，祇益滑稽，謗大般若，以致埋沒己靈，辜負先聖，可不哀邪？汝既皈依山僧，希求大道，急將明昧兩岐與我一時坐斷，單提一箇話頭，直下不起二念，猛著精神，一蹋到底，千聖齊立下風，萬靈咸希至化，豈不慶快生平也哉？嗟乎！驢鞍橋本非阿爺下頷，水泡沫豈是輪王頂髻？參須真參，悟要實悟，至發明後，更能操守保護，乃為道器。

示張黃甫、徐仰齋二居士

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迷者認為外物，悟者消歸自己。一切時中若能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自然物我一如，隨處自在。不見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居士若向者裏開得隻眼，不但世法佛法一念圓融，即風穴老子亦一時收下。到者裏，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向甚麼處著？居士試道道看。

示葉素旃居士

常住真心，覿體全彰，擬思即錯，動念即乖，十方三世，了無差別。知此者謂之大智，行此者謂之大行，示此者謂之大慈，廣此者謂之大悲，百千三昧皆由此出。奈何眾生迷此，蔽慧日於欲海，埋智劍於塵封，處處貪著，頭頭滯礙，豈知水月鏡像而無體，空華陽燄以非真？莫道凡情不可執，直饒聖號亦是假。居士但當掀翻窠臼，撒手承當，直登解脫之場，大播廣長之舌，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始不負山僧之厚望也。勉之。

示鎮江賀夫人

寶劍眉間挂，摩尼掌上陳，玻璃拈起處，栗棘一時吞。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一椎擲瞎摩醯眼，鼻孔依然搭上唇。參。

示超震禪人

雲收雨過，氣肅天高。須彌盍北斗，日月杖頭挑。不是摘蘆江上客，千山萬水路迢迢。踢翻福建飛鳶嶺，蹋斷天台滑石橋。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逍遙處也逍遙。

示張超霞道人

鶯老華殘春已去，風清竹翠夏還來。一輪寶鑑當空照，萬里長空絕點埃。正與麼時，打失香嚴鼻孔，刺瞎靈雲眼睛。且道眉毛還有罪過也無？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著釣舟傾。

示王士英夫人

忙閒靜鬧之中，密密提撕本參，不可絲豪間斷，日久時至，工夫自然成片，驀頭打破疑團，便見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是甚麼宛脫丘？然雖如是，且道千七百則畢竟明得甚麼邊事？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示湛水道人

初參人祇貴死盡偷心參箇話頭，如銅墻銕壁，要鑽鑽不透相似。日用中如貓捕鼠、如雞抱卵，工夫自行逼拶，一拶拶到結角羅紋處，忽得囫地一聲，方與此事相應。若初參人便有許多哆哆喃喃底說話，於自己分中有何所益？徒障悟門，為害不少。如來偈本有光明云云，且問你底光明在甚麼處？那箇是你大廳堂？莫道道不得，直饒道得一句，正是頭上安頭。不見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你看者無字上著得你底光明麼？著得你底大廳堂麼？何不朝朝暮暮如透銅墻銕壁去、如貓捕鼠去、如雞抱卵去？一朝山門前、佛殿後，撞破露柱也不知。

示沈夫人

橫按莫邪，山河大地風颯颯；單提正令，魔軍外道絕行蹤。衝開萬里青霄，椎碎銀山鐵壁；處處盡彰華藏界，頭頭獨露法王身。無邊福智莊嚴，萬億神通顯現。於此薦得，不假外求，原是本有；其或未然，更為你葛藤一上。不見舍利弗入城，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問云：「大姊何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得言如我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皆依大涅槃而住，是否？」舍利弗云：「是。」女云：「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於斯明得，埋沒己靈；於斯不明，辜負先聖。且道畢竟如何？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大忙生。

示明心明性二道者

昔日維摩室有散花天女，機辨縱橫，得大無礙。舍利弗問：「何不轉卻女身？」天女云：「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須臾間，天女忽變作舍利弗，以舍利弗變作天女，卻問舍利弗：「何不轉卻女身？」舍利弗云：「我今不知此身當何所轉？」須臾，天女運大神力，彼此轉變，還復如故。為是神通玅用？為是法爾如然？於此若明，回天關、轉地軸，促無量劫為一日、延一日作無量劫，男子身中從定入、女子身中從定出，女子身中從定入、男子身中從定出，非同非異、無自無他；其或未然，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上玉闌干。咄！

示超禪超聖

舉：七賢女玩賞春，一女云：「我與姊同游屍陀林。」諸姊云：「屍陀林皆是死屍臭穢，有何可觀？」一女云：「汝但同游，中間自有奇特。」到彼見諸死屍，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在甚麼處？」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悉皆悟道。感天帝釋散花供養。女曰：「空中散華者何人？」答云：「某天帝釋，見諸姊悟道，特來散華供養。凡諸姊所需，我皆供給。」姊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愛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珍寶我皆有之，此三般物而我實無。」女喚云：「帝釋！」帝釋應諾。女云：「汝道無是甚麼？」帝釋遂隱去。師云：水底木人吹鐵笛，雲邊石女織金梭。三般物是祖翁物，何必忙忙賤賣他？雖然如是，且道畢竟歸于何處？一月影臨千澗水，片雲風度萬重山。

示歸望之居士

望之即見，覓之無形，擬進無路，欲退無門，搓不成團，劈破渾圇。咦！為甚如此？色色原非色，聲聲不是聲，五蘊山頭曉，四大總皆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四海任橫行。咄！更須透過者重關始得。

行實

師住朝陽普度菴，王試玉、王士英居士同本菴大眾等禮懇師說行實，師固辭，請之再四，乃就方丈據座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丹鳳縈金網，趨霄恐不及。況我無狀，不知修道而無可修、成佛而無可成，不妨依實供通，要亦不堪取則。諸仁者！某係湖廣衡州府人，族姓劉，父諱善長，母宋氏。一夕，父夢老僧索住處，許之，母遂有脹懷十有二月，既而胎鳴者三。於萬曆丙午年八月十八日夜出生，時有白光燭室，燈月如蔽，眾皆謂奇。幼不喜茹葷，哺一葷即吐。稍長，好看儒書佛經，厭處塵繁，痛念生死，懇父捨身出家，父不允，後許宇陳氏。不數年，陳君遊宦沒，即造菴脩像，作福田邊事，朝夕靜坐，喜看戒律，決志出家，逐日訪問知識。忽一日，訪海天老師，見案上有山茨和尚刻行南嶽禪燈錄，讀之透不過古德宗旨，問云：『山茨和尚潛隱何處？』天云：『結廬煙霞峰。』即往見之，尚問：『汝在家作何功德？』某云：『念佛。』尚云：『念佛又爭得？』某禮拜云：『特求和尚開示。』尚云：『汝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某領之，從此發起疑情。一日，尚以《禪關策進》命某看，開卷見鵝湖大師示眾云：『莫祇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便問：『如何是西來第一義？』尚打一棒云：『向者裏會取。』某即歸家閉關，或行或坐，七晝夜目不交睫。一日，見古錄上有『百年三萬六千日，返覆元來是者漢』之語，便知諸根行業皆幻化不實，日用尋常了無他事，作偈云：『有物不生不滅，無形非聖非凡，晝夜相隨去住，胡為冷坐寒巖？』作書并偈呈似和尚，尚回示云：『偈語雖佳，不離記憶揣摸，非親證親悟之言，明眼人見之不值一笑。』某開覽，不覺寒毛卓豎、冷汗浹背，行坐參究四十九晝夜不倦，忽然呆去，三四時不見有身心(器界)，偶聞雷迅，如在網羅中跳出相似，當下不疑，銀山鐵壁一時粉碎，作偈云：『八萬門頭一箇關，一關本是絕遮攔，驀遭霹靂頂門開，堂上家親竟日閒。』呈和尚，尚頷之。一日，荊紫峰無學大師至，某開關禮接，設齋次，學問：『汝二六時中做甚麼工夫？』某云：『日間一

食，夜來一覺。』學云：『 知汝不空過。』某云：『 多謝和尚證明。』後上峰，見南嶽山茨和尚，芠問云：『 聞汝請學兄，是否？』某云：『 是。』尚云：『 他向你道甚麼？』某舉前話，尚云：『 汝祇解問人，不解自己分中事。』某云：『 自己祇如此。』尚云：『 如何是你自己？』某便喝，尚云：『 喝後如何？』某禮退。次日又入室，尚與天童源流，某接得問云：『 一代傳一代，傳箇甚麼？』尚云：『 汝忘卻那？』某云：『 也須問過。』尚良久，某云：『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分二派五宗，各立門戶，各有旨趣。五宗二派且不問，如何是德山棒？』尚云：『 你那裏見德山來？』某顧拄杖，師便打。示偈云：『 覿面為提持，全施殺活機。棒頭彰正眼，痛處好思惟。』時年三十四歲。和尚與祝髮受具，分付住靜，杜絕俗眷往來。一日問：『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尚云：『 家家門前火把子。』某呈頌云：『 來中去兮去中還，玉樹橫枝四海間。黑漆缽盂添箇柄，拈來擊碎祖師關。』尚閱之默然。又問：『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此意如何？』尚云：『 攔腮與汝掌。』某亦呈頌云：『 薰風南來有何極？殿閣微涼祇自知。晴蝶逐香翻上下，辰雞閱日唱東西。從今覷破真消息，萬象森羅展笑眉。』尚徵云：『 如何是汝自知處？』某云：『 空懸一片月，爍破萬重山。』尚云：『 山既破，汝即今腳跟立在甚麼處？』某云：『 翻身一擲騰霄漢，管教鼻孔自撩天。』尚擲還頌稿，某便出。從茲和尚住山，與南元寺垂示法語二十則。尚去後，某覺離師太早，亦欲出山。適和尚示寂南元，復請靈骨入山，併追寫道儀。建塔畢，乃于庚寅年六月初八日禮辭和尚骨塔，下衡山至武昌，遭寓處失火，和尚手澤俱焚、行李皆燼，漢口道俗請住菩提菴。次年三月始到金陵，四月底鎮江鶴林寺見牧雲和尚，尚問云：『 汝來作甚麼？』某云：『 特來親覲和尚。』牧云：『 見我那？』某云：『 昔日聞風，今朝覿面。』牧云：『 覿面後如何？』某云：『 眉毛在眼上。』牧云：『 除了者裏又作麼生？』某一喝，牧云：『 那裏學者虛頭來？』某云：『 瞞和尚不得。』牧云：『 我有三十棒，恕汝遠來。』某禮拜出，到夾山見箬菴和尚，尚問：『 莫是拜南嶽和尚底季總麼？』某云：『 是。』箬云：『 拋家亂走作麼？』某云：『 輝騰今古，爍破乾坤。』箬云：『 正是拋家亂走。』某云：『 騰身獨立太虛外，鼻孔從教塔上唇。』箬云：『 我有三十棒未到你在。』某拂袖便出。箬至慶山、杭州，某皆隨侍，朝夕參請。越三月餘，辭上龍池，見本師和尚掃幻老師翁塔圓戒，尚問：『 你是湖廣那一府？』某以手打圓相呈起，尚云：『 還別有伎倆麼？』某喝，尚云：『 再喝喝看。』某云：『 爭奈舌頭在某甲口裏。』尚云：『 舌頭雖在口，爭

奈道不出？』某云：『 未問已前道過了也。』尚云：『 曾親近甚麼人來？』某云：『 南嶽茨和尚。』尚云：『 他即今在甚麼處？』某云：『 一輪皎潔孤峰頂，爍破龍池徹底清。』尚打云：『 閒言語。』某云：『 輕輕曳杖龍池過，惹得傾湫倒嶽來。』尚復打，某云：『 也是醉後添杯。』尚云：『 喚作棒即錯。』某禮退。一日入方丈，尚問：『 昔日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如何是末後句？』某云：『 和尚萬福。』尚云：『 此是最初句。』某云：『 聽師分別。』一日入方丈，尚云：『 除卻言詮，道一句看。』某鳴指一下，尚云：『 還有麼？』某云：『 大無厭生。』便出。一日請和尚設戒上堂，某出問：『 猛虎入山逢獬豸，蛟龍出水避蜈蚣，手提三尺龍泉劍，誰敢當頭觸萬峰？當頭一句即不問，萬峰獨露是如何？』尚云：『 試借劍看。』某云：『 半空伸出挐雲手，奪得麗龍領下珠。』尚云：『 空開大口。』某以手呈珠勢云：『 請師高著眼。』尚云：『 背後底又作麼生？』某一喝，尚云：『 亂喝。』某云：『 大似日下孤燈。』便歸眾。次日辭尚欲歸南嶽，尚云：『 下路人學道甚難，回山之念且止，老僧完你底事，可在下路度眾。』遂付某源流拂子。某力辭欲歸，尚云：『 江南住住好。』適興化一師請住普度菴，即命往焉。此上一番絡索，山僧不著便，被諸人帶累了也。且道諸人還知鼻孔落在山僧手裏也無？」良久拈拄杖卓一卓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眾歡喜作禮而退。

季總徹禪師語錄卷二(終)

侍者超祥記錄

拈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

拈云：釋迦老子無風起浪，將謂有多少奇特，冷地看來也是頭上安頭。雲門正令雖行，未免賊過後張弓。二老鼻孔俱被慧燈穿卻了也。還有為古人雪屈者麼？出來與慧燈拄杖子相見。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顧眾，百萬人天皆悉罔措，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以正法眼藏、涅槃玅心、實相無相微玅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拈云：世尊可謂挽千鈞之弩，箭不虛發；迦葉亦似水無筋骨，能載萬乘之舟。然雖如是，也是將錯就錯。

趙州路逢一婆子，問云：「甚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州休去。

拈云：趙州老漢三十年覓馬騎，卻被驢子撲。雖然，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也須是者老漢始得。

浮杯和尚因凌行婆問：「盡力道不得句，分付阿誰？」杯云：「浮杯無剩語。」婆云：「未到浮杯，不妨疑著。」杯云：「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冤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為人即禍生。」後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被者老婆推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澄一禪客問婆：「王老師為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澂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口啞。」澄一云：「未審和尚爭生問他？」州便打。澂一云：「因甚卻打某甲？」州云：「是你者伎死漢，不打更待何時？」婆聞，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蒼天！蒼天！」婆聞，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僧回舉似，州寄偈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寄語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復偈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拈云：一箇狗走抖擻口，一箇猴愁摟搜頭，一箇瞎驢趁大隊，一箇漆桶夜生光。當時慧燈若見，好與一坑埋卻，貴圖天下太平。

忽有箇旁不甘底出來道：「慧燈具甚眼乃能如是？」但斂手云：「蒼天！蒼天！」

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眾生皆皮裹骨，者箇眾生因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拈云：大隨和尚拈草履，不是好心蹋殺者僧，三生六十劫翻身不得。若是慧燈待問，振威一喝，管教他皮膚脫落。

靈雲因見桃華悟道，作偈云：「三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拈云：靈雲平地喫蹎，玄沙痛處下針，二俱未了。山僧恁麼道，也是龜毛長三尺。

玄機女道者，常靜於大日山中。一日，忽念曰：「自性如如，本無去住，厭喧取靜，豈為達耶？」乃往參雪峰，峰問：「從甚處來？」機云：「大日山。」峰云：「日出也未？」機云：「若出，鎔卻雪峰。」峰云：「汝名甚麼？」機云：「玄機。」峰云：「日織多少？」機云：「寸絲不掛。」便禮拜。纔行三五步，峰召云：「袈裟角拖地也。」機回首，峰云：「大好寸絲不掛。」

拈云：慧燈有六十棒，二十棒打玄機，不合龍頭蛇尾；二十棒打雪峰，不合陳後興兵；二十棒慧燈自喫，初不干及。大眾！且道意作麼生？具眼者緇素看。

雪峰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度，因甚便覆卻船？」僧無語，回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峰，舉此語，峰云：「此不是你語。」僧云：是覆船恁麼道。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拈云：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雪峰覆船，可謂心眼相關矣。雖然，醫得眼前瘡，剜去心頭肉，爭奈被者懵懂漢一時勘破？且那裏是他勘破二老處？

莫將尚書謁南堂淨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說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原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玅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拈云：莫將尚書向廁坑上得些臭氣，便誇大口，玷辱宣尼大師不少。南堂老漢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合教壞人家男女。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

拈云：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分外清。韶陽老子正所謂：見說吳音都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也。然雖如是，也是靈龜曳尾。

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眾皆轉經。尊者宴坐，王問曰：「師何不轉經？」者曰：「貧道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王信入作禮。

拈云：國王請齋，不是好心，尊者雖善說法要，叵耐國王出出入入忙不能已。慧燈卻不然，他若問：「何不轉經？」但鳴指一下，云：「三藏十二部皆從者裏演出，若人承虛接響，自有國王證明。」

王常侍問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是否？」僧云：「是。」侍指畫上狗子云：「者箇還有佛性也無？」僧無語。侍自代云：「看咬著你。」

拈云：惜何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何以故？不知者僧卻具陷虎之機，令者漢鑽入畜生隊裏吠椿逐塊。然雖如是，山僧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

頌古

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未升座前已漏洩，何須開口重宣說？銅頭鐵額萬千人，盡向文殊椎下折。

達磨大師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

一隻折頭箭，直射九重殿。廓然如霹靂，不識同閃電。覿面被活埋，至今無人見。

文殊師利至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於佛座而入三昧，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世尊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下方過四十二億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罔明從地湧出佇世尊前，世尊敕出女定，罔明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夢中春色夢中回，月裏娑羅月裏垂。堪笑罔明與文殊，無端失卻兩莖眉。

法眼因二僧來參，眼以手指簾，二僧同去捲，眼云：「一得一失。」

指出須彌不是山，寒雲深鎖兩重關。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在層巒疊翠間。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耳朵兩片皮，舌頭一臠肉。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門云：「面南看北斗。」

面南看北斗，拈得鼻孔失卻口。丈二舌頭著地拖，波斯倒拔崑崙走。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倒一說。」

倒一說，腦門拔出三觔銕，蟭螟眼裏放風箏，無色界天笑落舌。別！別！往往清風吹白月。

玄沙指地上白點問僧云：「見麼？」僧云：「見。」沙如是三問，僧如是三答。沙云：「你也見，我也見，因甚麼道不會？」

你也見，我也見，大似眉間倒挂劍。血濺梵天祇如然，大冶精金色不變。

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缽盂去。」其僧有省。

喫粥了，洗缽去，等閒撞折須彌柱。咄哉禍事不須言，冤入骨髓無雪處。

曹山問強上座：「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是應的道理？」強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大煞道，祇道得八成。」強云：「和尚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

驢覷井，井覷驢，金毛獅子騎文殊。舌頭無骨峭崚崿，兩箇鴛鴦一畫圖。

南泉示眾云：「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去。

出乎類，拔乎萃，端底泥團是土塊。平地無端欺賺人，賊子尤能藏父諱。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入門便棒，無風起浪。那箇男兒不丈夫，何勞特地粧模樣。

波斯匿王問佛：「聖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無，智不應一；若言其有，智不應二。不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云：「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

聖諦俗諦一二義，分明直說君休記。春來春去華開落，揭諦揭諦僧揭諦。

三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驢唇輕，馬嘴重，兩箇啞子同說夢。與人方便惹人嫌，徒把指頭靴裏弄。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

太煞分明說似君，緣何尚自暗沉吟。折旋俯仰憑誰力，認著猶為影弄人。

古德垂語云：「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時如何？」僧云：「猛虎當頭踞。」

劍林刀樹眼中栽，銕壁銀山驀面來，遍界迴無迴避處，老胡種族一時埋。

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開得唇皮意莫窺，革囊偏自露針錐。橫穿一串金剛子，散作禾山打鼓椎。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太阿氣接斗牛光，凡聖從來難近傍。未道已前筋骨露，那堪開口犯鋒芒。

投子因趙州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石虎蹋翻衡嶽去，泥牛吸盡洞庭湖。全死全活休擬議，明暗多來在半途。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麼？」僧云：「和尚重言，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面門劈破露筋骨，突出圓光孤卓卓。不得春風華不開，華開又避風吹落。

魯祖面壁。

一掬冰池冷徹骨，皮膚凍裂命難續，寒風凜凜更堪悲，幾箇於中能下足？

南嶽讓禪師因馬大師闡化江西，師問眾云：「道一為眾說法否？」眾云：「已為眾說法。」師云：「總未見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至，一如師旨，回謂師云：

「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喫。』」師然之。

徹底掀翻透頂過，拈來當甚苦胡盧？直饒高蹋毘盧頂，猶是他家田庫奴。

龍牙參翠微久之，一日問云：「自到法席，不蒙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甚麼？」又問洞山，山云：「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

嫌甚麼，可憐生，無限平人被陸沉。心不負人爭怪得，祖師來也太惺惺。電光影裏親薦得，薦得分明也隔津。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禹門三汲起風雷，戴角金鱗被網圍，驀地翻身騰碧漢，遭他點額下漁磯。

乾峰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舉一分明落二頭，天台人往徑山遊。赤鬚胡遇赤鬚赤，腦後長釘暗裏抽。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火裏生，火裏死，慎終幾箇能如始？擔箇須彌遶大千，虛空撞落當門齒。

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云：『元來祇是饅頭。』」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靈雲見桃華，香嚴擊竹林。髑髏識盡喜無立，胡餅饅頭金博金。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

對一說，口銜銕，帶角披毛無間歇，嘉州大象喫一鞭，陜府鐵牛痛不徹。別！別！跛龜蹋破蒼龍穴。

雲門每顧見僧，即云：「鑑。」僧欲酬之，則云：「咦！」

頭上沒蹤跡，腳下絕消息。擬議待如何，遭他顧鑑咦。韶陽老，起復倒，拄杖拏雲穿碧漢，大蟲戴角入荒草。

瑞巖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

慣弄精魂是禍胎，不知誤卻幾人來。無端平地開深阱，多少風流被活埋。

智門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

出水何如未出時，蓮華荷葉兩依依。靈根不在鳥啼處，馬踐殘紅滿路飛。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親切為君急處提，回頭何得尚遲疑？承當直下無餘事，常憶當初滿腳泥。

七賢女遊尸陀林因緣

大而無外，細而無內。以此索帝釋，鏟地應難會。玅用甚天然，靈機真拔萃。雖拔萃，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吾道一以貫之

日紅月白，東出西沒。行無義路，坐斷語默。板齒生毛，高山停舶。祇者一貫，兩箇五百。

摩竭掩室

瞿曇無故夜拋磚，拶著能令心膽酸，骨董價高因有自，髑髏乾盡待何年？木人寒向火邊立，石女昏來鏡裏眠，坐斷兩頭君可驗，中間一點見還偏。

毘邪杜口

腳頭一路難回互，脫卻皮膚體自堅。東甕飲乾西甕酒，張公醉倒李公軒。驢蹄不似馬蹄曲，牛角還同兔角尖。不二門中消息子，括囊早已落言詮。

德山托缽

無牙獅子謾調兒，返躑噸呻盡力施。末後句，少狐疑，會得游行更讓誰？萬古長空風月在，三年從說是歸期。

東坡居士問琴操西湖境因緣

滿園春色畫眉喧，啼破浮雲宇宙寬。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門云：「河裏失錢河裏漉。」

河裏失錢河裏漉，重陽遍地開金菊。桑田變海古今然，萬里江山一點墨。

藥山夜參，不點燈，垂語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山云：「侍者把火來。」其僧抽身入眾。

特牛生兒暗自誇，稜層頭角口吒吒，分明點出不能會，句裏追尋事轉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門云：「六不收。」圜悟勤云：「一不立。」

驢事三，馬事七，露柱穿卻燈籠鼻。豐干騎虎出松門，林過寒巖千丈碧。

首山示眾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

背觸何如放下親，拈來弄去自傷神。直饒當下無回互，未是他家脫穎人。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惟老人不退。丈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埜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埜狐身。」丈云：「汝問來。」老人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埜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丈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眾驚異。丈食後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埜狐，乃依法火葬。

不落不昧，成團打塊。或墮或脫，磊磊落落。終日相逢知是誰，嘴如畚斗頭如鑿。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

敲出金鳳髓，擊碎驪龍珠，當機覿面提，水急浪華麤。君不見，蹋得故鄉田地穩，南唱北調總無殊。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庭前柏樹歲寒心，兩度拈來用轉新，叵奈翠巖真潦倒，深耕淺種誑平人。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禪流莫認定盤星。雲過樹頭拖綠黛，雁將秋影落沙汀。

雲門因僧請益乾峰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因緣，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

古潭龍臥碧如苔，觸著傾湫倒嶽來。蕩滌長安車馬路，行人胡更犯疑猜。

源流頌

第一世南嶽讓禪師

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云：「嵩山來。」祖云：「甚麼物恁麼來？」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脩證否？」師云：「脩證則不無，染污則不得。」祖云：「即此不染汙，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覿面無私恁麼來，高超物表絕塵埃，一輪迥出難遮障，七十餘峰盡豁開。

第二世馬祖一禪師

在衡嶽山習坐禪，讓和尚知是法器，來問云：「坐禪圖作甚麼？」師云：「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師菴前石上磨，師云：「磨作甚麼？」讓云：「作鏡。」師云：「磨磚豈得成鏡？」讓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師云：「如何即得？」讓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於言下大悟。

煙霧重重瘴嶺巔，撥開紅日耀當天，車牛兩是都拈卻，蹴蹋從茲遍大千。

第三世百丈海禪師

參馬祖為侍者。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群埜鴨子飛過，祖云：「是甚麼？」師云：「埜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也。」祖遂扭師鼻，師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後再參，侍立次，祖以目視繩床角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扭轉鼻頭謾撩天，興雲吐霧出人前，更遭一喝髑髏碎，獨坐雄峰最上巔。

第四世黃蘗運禪師

參馬祖，值祖遷化，時百丈廬於塔傍，師乃請問祖平日得力處，丈舉再參因緣，言：「老僧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師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

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子甚有起師之見。」

一句當陽脫牢籠，舌頭吐出化蜺虹。大機之用全擔荷，滴水騰波起臥龍。

第五世臨濟玄禪師

在黃蘗會中，時睦州為首座，令問話，師遂去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聲未絕，蘗便打。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師便辭蘗，蘗令參大愚。師到大愚，愚問：「甚處來？」師云：「黃蘗來。」愚云：「黃蘗有何言句？」師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心切，為你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云：「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便向大愚脅下築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回黃蘗，蘗見來，問云：「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云：「秖為老婆心切。」蘗云：「大愚饒舌，待來與伊一頓。」師云：「說甚待來？即今便與。」遂掌，蘗吟吟大笑。

三度龍門遭霹靂，大愚脅下報冤讎。獅王窟裏真獅子，返躑還他得自由。

第六世興化獎禪師

初參臨濟充侍者，後在三聖會中充首座，常云：「我在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三聖聞知，問云：「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大覺聞，云：「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云：「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恁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前過，覺召云：「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兩喝。」師便喝，覺便打；師再喝，覺再打。師云：「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箇安樂法門。」覺云：「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蘗喫棒底道理。

電卷雷轟直向前，衲衣脫下始堪憐，生香一瓣重拈出，劈破三玄作兩邊。

第七世南院顒禪師

嗣興化。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掀倒禪床。師云：「你看者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出院。

凜凜吹毛赤手提，縱橫殺活在臨時，瞎驢從此無門覷，高建魔城也大奇。

第八世風穴沼禪師

參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云：「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

刀山劍樹擁前津，赤卻渾身曉夜行，撞破娘生真面目，動揚古路舊時人。

第九世首山念禪師

晚居風穴會中，穴勉師擔荷大法，師云：「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拈青蓮華目顧視大眾，迦葉正與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而退，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僧請益云：「念法華為甚不祇對和尚？」穴云：「念法華會也。」次日，與真園頭同上問訊，穴問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云：「鶺鴒樹上啼。」穴云：「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云：「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自茲印可。後開法首山。

寶樹森森鬱茂林，鶺鴒不解劫前春，懸巖古路摩尼聚，動用無如妙法音。

第十世汾陽昭禪師

到首山，山陞座，師出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山云：「龍袖拂開全體現。」師云：「師意如何？」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遂提坐具顧大眾云：「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禮拜歸眾。有僧問云：「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云：「正是我放身命處。」

輕輕拂動海門州，驀拶黃河水倒流，萬古碧潭誰辨的？一輪穿破水中秋。

第十一世石霜圓禪師

參汾陽，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一夕，訴云：「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云：「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掩其口，師乃大悟，云：「是知臨濟道出常情。」

歲月飄零入眼空，怒拈白棒活如龍，分明指點無生路，道出常情一派通。

第十二世楊岐會禪師

參慈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云：「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云：「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云：「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幽鳥辭雲立話端，老胡門徑潑天寬。自非西河金獅子，難免遭他一問瞞。

第十三世白雲端禪師

參楊岐，岐問：「受業為誰？」師云：「茶陵郁和尚。」岐云：「聞伊過橋遭擷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頌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趁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決，適歲暮，岐云：「汝昨日見打畝儸者麼？」云：「見。」岐云：「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問，岐云：「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一笑臨風顯大機，暗藏春色幾人知。驀然打破精靈窟，萬紫千紅總是伊。

第十四世五祖演禪師

親浮山遠，遠令參白雲，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印可，云：「栗棘蓬禪屬子矣。」令掌磨。未幾，雲語師云：「有數禪客從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疑，自計云：「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參究累日，忽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走見雲，雲為手舞足蹈。師後云：「吾因茲得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

一片閒田古到今，埜花春草不能侵。奈何特地栽松竹，後代兒孫費討尋。

第十五世圓悟勤禪師

為五祖侍者。一日，部使詣祖問道，祖云：「提刑少時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師侍次，問云：「提刑會否？」祖云：「他秖認得聲。」師云：「秖要檀郎認得聲。既認得聲，為甚卻不是？」祖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杆，鼓翅而鳴，復自謂云：「此豈不是聲？」遂入室，通所得，呈偈云：「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

托情比戲離華鋒，獨著旃檀寶樹風，轉向庭前春色裏，錦雞啼破太虛空。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

謁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於言下脫然契證。悟叱云：「見箇甚麼道理？」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深肯之。

奴郎別後始承家，睡虎巖前露爪牙。誰識漢朝基業固，劉章酒令至今誇。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

初依圓悟，痛與提策。悟令見虎丘隆，居半載，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後開堂，法嗣虎丘。有僧傳師垂示語，大慧見

之，極口稱歎。有偈寄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

赤手摟空虎穴來，幔天鐵網向潮開；知音遙隔蓬萊島，相報琅琅語似雷。

第十八世密菴傑禪師

謁應菴，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破沙盆。」菴頷之。

時把綸竿釣素心，煙波歷盡遇知音。扁舟歸去霜天曉，紅日青峰萬戶春。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

參密菴，菴住靈隱，師分座，有道者請益云：「胡猻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云：「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在旁有省。

湛水波紋沒覆藏，普天匝地露堂堂，男兒具有超方眼，覿體相看八面剛。

第二十世無準範禪師

初謁一老宿，問坐禪之法，宿云：「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體究。一日，如廁，有省。次參育王佛照，照問：「何處人？」師云：「劍州人。」照云：「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云：「這烏頭子也亂做。」後至靈隱，時破菴為第一座，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胡猻子話，師在旁，當下脫然。

蹋碎煙痕入亂峰，閉門深自寫從容。一聲何處猿啼月，萬壑千谿曉夢中。

第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

參天目禮，令看臨濟三頓痛棒話。一日上蒲團，忽有省。後在無準會中，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打[跳-兆+孛]跳，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經十年，偶佛殿前行，抬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方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

帶月披霜四海遊，十年鶴夢不知秋。一株古柏金風戰，颺下清光露兩眸。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

謁雪巖，纔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棒打出。後一入門，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睹五祖演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有省。後侍巖，巖詰云：「日間浩浩地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對。後因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大悟云：「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驀然蹋破水晶宮，金色銀光處處同，直向孤峰頂上宿，春雷震徹主人公。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

因觀流有省，詣高峰求證，被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云：「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云：「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底源。

無端求麝染膻腥，蹋破乾坤別問津。索得童男都撇卻，竹篦三尺證無生。

第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

見中峰初參狗子無佛性話，因聞鵲聲有省，具陳悟因，峰斥之，師憤然歸。夜半，忽鼠翻貓器墮地，恍然開悟，往質峰，峰問云：「趙州何故云無？」師云：「鼠食貓飯。」峰云：「未在。」師云：「飯器破矣。」峰云：「破後如何？」師云：「築碎方甓。」峰乃微笑，囑云：「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幽鳥喃喃報好音，鼠翻貓器最為親。直教枯木寒巖上，一點回光萬象春。

第二十五世萬峰蔚禪師

慕千巖道風往謁，初入室，巖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這裏與和尚相見。」巖又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巖云：「不直半文錢。」師云：「瞎。」巖云：「你也瞎，我也瞎。」師云：「瞎！瞎！」

岳路迢迢一色新，晴空萬里淨煙塵。箭鋒相柱難迴避，撲落嬋娟徹夜明。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

參萬峰，峰付偈云：「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

山色湖光不費猜，三玄要付棟梁材。金毛窟裏金獅子，一吼從教萬象回。

第二十七世東明昆禪師

親寶藏持。一日，藏問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云：「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箇見解？」師乃憤然。至第二日，驀然徹法底源，乃呈偈云：「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

雲龍風虎印寰中，叉手猶然隔萬重，百億須彌都扭碎，海門迸出一輪紅。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

嗣東明(失機緣語錄)。

歷盡閻浮道路賒，誰知滄海是生涯。東明一滴曹溪水，運出慈舟濟劫沙。

第二十九世寶峰瑄禪師

居金陵高峰寺。天奇參，師問：「甚麼處來？」云：「北京。」師云：「只在北京？別有去處？」云：「隨方瀟灑。」師云：「曾到四川否？」云：「曾到。」師云：「四川境界與

此間境界何如？」云：「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豎拳，云：「還有這箇麼？」云：「無。」師云：「因甚卻無？」云：「非我境界。」師云：「如何是你境界？」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師云：「汝豈不是著空？」云：「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云：「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第一。」奇拂袖便出。

問著蠶叢事轉賒，錦江春色古來誇。何如此地風光好，二水中分白露沙。

第三十世天奇瑞禪師

因病中看大慧瘡背因緣有省，自此有問，便行棒喝。偶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語。後同祖月看應菴語錄證悟。忽一日行途中，不覺身心廓落，從前所悟所證一場懽懼，自懊云：「將謂有多少奇特。」後到金陵見寶峰，峰為印可，說偈云：「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

腳跟蹋遍水雲崎，萬戶千門一月輝，更向寶峰春色裏，曇華香處顯全機。

第三十一世無聞聰禪師

參天奇，奇問：「在世忘世時如何？」師云：「了物非物。」奇云：「在念忘念時如何？」師云：「於心無心。」奇云：「心物俱忘時如何？」師云：「華山高突太行峨。」

華山高突太行峨，此箇難忘事轉多，者裏不堪言句會，一輪秋月映江波。

第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

參無聞，問云：「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聞厲聲云：「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提籃水邊洗菜，忽一莖菜葉墮水，逐水圜轉捉不著，師忽有省，喜躍攜籃歸。入見聞，聞問：「是甚麼？」師云：「一籃菜。」聞云：「何不別道一句？」師云：「請和尚別問來。」後再參，與聞圍爐次，聞乃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云：「一火焚之。」聞云：「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云：「有則有，佛眼覷不見。」聞云：

「子還見麼？」師云：「某亦不見。」聞云：「為甚麼不見？」師云：「若見則非真父母。」呈偈云：「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聞云：「只此一偈，堪紹吾宗。」遂印可。

一莖漂出順溪流，八臂修羅無計留。歸去堂前親舉似，高提籃子足機籌。

第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

因聞燈華爆有省，便遊方參笑巖求證，巖云：「汝把從前所悟底得力工夫一一說來，我為汝印證。」師具實語，中間驀趯出隻履云：「向這裏道取一句看。」遂把師話一時打斷。師通夕不寐，明晨立簷下，巖出方丈見之，乃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自茲脫然。

修羅日月掌中擎，照破燈花劫外春，休問華山誰劈破，摸稜金掌萬年新。

第三十四世天童悟禪師

因閱《壇經》，發心參究。一日，負薪過山彎，見堆柴有省，遂棄妻孥，從幻有傳和尚脫白，執爨負舂，身任眾務，久不憚勞。後納僧服，矢明此事。偶城歸，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時傳和尚入燕都，師往省覲，傳見便問：「老僧離你三載，還有新會處也無？」師云：「有。」傳云：「何不呈似老僧？」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云：「你又作麼生？」師云：「某甲特特來省覲和尚。」傳云：「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珍重出。後因南還，復歸省，傳問：「你到諸方曾見甚麼人？」師以腳打地，以手拍膝。傳云：「你許多時一點氣息也無。」師云：「和尚疑則別參。」傳乃撾鼓集眾，付師衣拂，以為可倚以支臨濟。

徹底掀翻世路窠，千艱萬累自摩娑，自從蹋破銅棺頂，躍出圓明照劫波。

第三十五世龍池微禪師

嘉禾張氏子。性淳朴，幼負出塵志。十九入興善寺剃染，知有生死大事，日夕不去心。每遇耆碩，即求開導。有授以《禪關策進》，師捧之，如獲至寶。因見趙州無字話，懷疑數年不倦。偶讀《楞嚴經》，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有省。入雲門參湛然禪師，問無夢無想主人公話，不契，心思迷悶。一日，禪師上堂云：「且道一切放下，阿那箇是你主人公？」豎起拂子，云：「舉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師聞，如在黑暗中跳出。復念：「古人十死九生，幾番徹悟，方得大休大歇。我何人，敢爾罷參耶？」即上金粟參密雲和尚，茶次，密問：「者位師僧那裏？」師便喝，密云：「老僧過在甚麼處？」師云：「再犯不容。」密云：「犯後如何？」師擬荅，密即打，云：「該是我打你。」師直得通身汗下，伎倆都盡，不能加荅。因入城，聞人家打小廁，云：「看你藏在那裏去？」師不覺通身踴躍，占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擺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遂入山，亦不言所得。久之，密上堂，有僧問佛法大意，密云：「近前來。」僧近前，密云：「老僧從來不眼花。」師於言下頓釋從前寶惜，親見佛祖及一切眾生立地處。自此師資低昂，當機不讓。後密住天童，師復入山司侍寮。密一日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你作麼生會？」師云：「嚴霜初降，徹骨皆寒。」密云：「天地縣隔。」師拂袖出，呈偈云：「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遍體寒毛豎，將身納被藏。鼻息鼾鼾一覺醒，從來越國是南方。」密頷之。因辭出山，密即付以衣拂。師後開發吳之荊溪龍池山，有語錄十卷行世。

金鎖重重啟固關，六宮齊奏凱歌還。禹門坐斷三千頃，平地波騰萬仞山。

三卷(終)

季總徹禪師語錄卷第四

侍者超遠記錄

詩偈

五言八句

南嶽山居雜詠

澗底風來肅，情空物物幽，不聞車馬鬧，遠卻世塵憂。葉落知秋老，林疏露瀑流，忘機鷗與鷺，相狎若相投。

其二

門倩閒雲護，清幽丈室臨，埜猿探果熟，巢鳥入林深。撇卻浮名網，超然樂道心，空空四句外，得意芥投鍼。

其三

靜看秋光好，楓紅滿耳聲，松濤聯鶴唳，谷響荅蟬鳴。遊客衣冠古，憨僧風度清，舉頭空際望，楚澤有餘英。

其四

日出通身暖，風來大地涼，人心多障礙，聖道獨揮揚。白玉生成白，黃金不煉黃，古今無改變，在在露真常。

其五

坐對西窗下，碧峰蒼翠排，白雲峰頂去，清風竹塢迴。山閣餘清夢，溪松覆碧苔，荒林無異味，果熟鳥啣來。

其六

拶到忘人處，人忘法亦空，兩忘俱寂滅，萬有絕羅籠。正入真三昧，如斯號大雄，含靈雖異象，定慧理玄同。

其七

亂石千峰裏，危廬倚碧岑，黃鶯鳴翠柳，白鷺點芳林。曲徑穿雲細，荊扉落葉深，幾番移住處，山色亦沉吟。

其八

世路風塵老，歸休咬菜羹，儉勤貧亦足，戒思禍終輕。學自不欺始，智依無事清，書紳及銘座，黽勉盡餘生。

其九

幽鳥緝蠻處，煙華映嶽容，樹深偏見鹿，寺遠不聞鐘。竹勁分青靄，泉飛挂碧峰，無人知此況，獨對萬年松。

其十

拭目疏林望，風煙節候殊，秋聲千葉墜，遠影一巢孤。不避秋霜鴈，驚飛夜月鳥，庭前來又去，幾度遣榮枯。

其十一

高隱平生志，今來住此山，幻塵都覷破，浮世漫相關。石乳隨時汲，藤花任意攀，乾坤空浩大，誰識此中閒。

其十二

林壑晴雲鎖，亭亭幾樹梅，汲泉吟詠去，採藥帶香回。葉上寒山偈，雲中般若臺，杖藜隨所至，石几布蒼苔。

其十三

古剎清虛境，停機問老翁，山高月漸小，源遠脈微通。虎嘯千峰肅，龍吟萬壑雄，丹青為佇望，繪入畫圖中。

其十四

古樹蟠奇石，清谿遶碧苔，飯餘山鳥靜，雲破缽龍回。壁老形如畫，人間冷似灰，三生如半日，何處得愁來。

其十五

紅葉都零落，山泉覺有聲，應知秋月朗，不及夜燈明。竹影埽階靜，花閒映塢清，松間拈埜句，長嘯萬峰鳴。

其十六

巖老山房瘦，閒僧許暫棲，雲深天墜地，影淡日沉西。勞我烏藤杖，看人白壁題，悠悠清興永，說偈對潺谿。

其十七

疏狂難入世，甘老白雲巔，實際原無地，清虛賴有天。棲心空劫外，拭目古崖前，蘭若傍谿結，隨時了幻緣。

其十八

藤華飛石徑，流水遶東津，久與世人隔，時來埜鹿親。縈縈深壑路，杳杳大江濱，嘯傲忘情處，風和樹又春。

其十九

苔砌谿邊路，茆簷覆百花，年來何甲子？節至幾春華？策杖臨高石，傾鉼步淺沙，猿聲歸洞晚，和月弄煙霞。

其二十

窗碧映清輝，開門納翠微，離霞孤鶴迴，繞石亂雲飛。矮榻苔為席，疏簾葉作衣，斜陽西去遠，倦鳥自知歸。

其二十一

獨向山居老，松門露兩乂，書經集貝葉，挂錫落藤華。種竹開青徑，穿林摘紫茶，相逢塵外客，秋信寄誰家。

其二十二

瀑響決長河，藤芽挂綠蘿，推雲出岫杳，埽徑落華多。簷柳拖金線，谿藤亂碧波，晴明天氣暖，凍解沒前坡。

其二十三

葉落滿山黃，茫茫匝地霜，搜林番澗柳，穿隙入山房。池凍梅花吐，空清鴈字狂，埜燒增烈燄，風送晚煙香。

其二十四

秋至梧先老，涼生鴈早歸，蛩聲依戶切，水潦出途稀。明月舒光皎，孤雲抱雨飛，夜來風過樹，紅葉滿荊扉。

其二十五

桂輪偏照埜，嵐氣滿幽林，愛見澂清景，恒持虛白心。苔平趺坐穩，風勁入林深，老衲來相問，焚香一鼓琴。

留別

萍水應無定，翻成萬里思，黃花秋雨暮，白雁楚江遲。卓錫千山夢，窮心浩劫詩，偶然彈此曲，何意使人知。

孟秋送行

塞雁多南度，翩翩遠送君，此時看別路，何處共斜曛。調拂關山月，思浮海國雲，尺書如不吝，千里寄殷勤。

其二

紅樹霜橋別，青蘿水寺期，去來唯仗錫，得失但稱詩。細雨迷松徑，孤煙結柳絲，好隨梧葉信，莫負落花時。

其三

國亂猶飛錫，天邊何處留，朝雲排小閣，夕雨上孤洲。白業皈常住，青燈說浪遊，孤帆欵乃裏，旦暮定中流。

仲秋留別

煙水無停枻，年來如自然，林花邀副墨，池草倩書玄。有句非平仄，無心任折旋，吾今非孟浪，作息信前緣。

其二

自分非高遁，行蹤任卷舒，無心棲虎市，有志愜鶉居。暑氣消衣袂，秋聲散牧漁，雌黃隨眾口，端不掩瑕瑜。

解制送禪者

涼風方解制，曉客萬峰行，傳食蓴絲滑，秋衣薜荔輕。雲扶肩錫短，月襯掌珠明，江北江南事，烽煙滿百城。

七言八句

山居

瞿曇昔日弄華枝，金色顰眉事不疑，七處徵心饒片舌，八還辨見負雙眉。貧兒除糞勞如此，長者施珍苦若斯，教外不須重註腳，一肩擔荷更繇誰？

其二

柳藏鸚鵡夕陽斜，幽谷晴春實可誇，林下風生閒虎豹，澗邊水溢浴龍蛇。敝廬草座雲為盍，枯木蘿龕菌作華，為喜者些窮快活，兩肩破衲伴煙霞。

其三

幾度臨磯下釣絲，潭寒月皎罷施為，坐箇蒲團忘歲月，瞠雙冷眼學呆癡。有林是處藏狐兔，無窟何方隱豹羆？利劍尋常當面擲，那堪時刻不持危。

其四

識得家珍不外求，依然曲水遶山樓，劈開臨濟三玄語，看破天龍一指頭。幾度清風嘶木馬，半窗明月吼泥牛，自從笑罷歸來後，高枕松陰聽瀑流。

其五

坐來石上卻清幽，月皎長空雲已收，人在夢中誰識夢，蟬隨秋喚不知秋。心灰豈羨蓮華國，念淨何妨翡翠樓，信道自身元是佛，人間何事覓封侯。

其六

威音那畔箇真傳，顯露分明何用言？要辨泥中原有刺，須知法外本無門。欲同赤腳波斯相，休作癡毛捕影猿，末後一機如舉似，石人笑倒在谿源。

其七

勞生汩汩事如何，何不脩真出愛河，識得浮漚滅北海，莫將幻夢戀南柯。百年富貴金非少，一旦無常土亦多，煙雨臺高波浪滾，塵中歲月易蹉跎。

其八

耐盡松筠意未闌，好將銀燭夜深看，但教月畔疏星列，擬聽風前落葉刪。山壑樹搖如夢斷，田園果熟已秋殘，銀橋指度今宵漢，錯怪雲深杓柄寒。

煙霞峰

策杖遙登最上山，真風須向翠巖攀，世間濁質難相許，雲外清游信自閒。怪石欲飛形躍躍，驚流直下響潺潺，行來不覺幽玄處，蹋碎煙霞信步還。

神僊洞

萬疊蒼黃鎖翠嵬，山峰寂歷絕塵埃，半谿影出清泉竹，幾陳香飄碧澗梅。暮雨濕侵藤下路，斜陽光襯洞中苔，從來不學長生術，到此還思一溯洄。

彌陁峰

彌陀祇在翠微間，覿體西方絕往還，自是獨尊無兩相，擬思皈奉隔重關。巍巍坐斷千巖石，歷歷張開萬木顏，更有拈來親切句，華香鳥語絕追攀。

飛來船

不識何人作此舟，寥寥占斷楚江秋，棹停水月巉巖伴，帆卷林風石浪浮。招得片雲橫谷口，偶通一線過峰頭，洞庭浩淼多生計，透出煙波好順流。

觀音巖

亂峰幽澗境非常，鳥道縈迴入梵堂，奇石懸崖疑虎墮，蒼藤倚樹若龍狂。洞中有路通天竺，谷外無塢隱道場，優缽華開何處地？幾番風過寶林香。

天台寺

蹋破浮雲望彼蒼，松濤深處石為梁，千山月色侵人夢，一樹梅花透塢香。幽谷豈妨春信早，懶雲寧解客情忙，我從鳥道行將遍，黃葉鳴爐欲沸湯。

九仙觀

派派清流瀉翠橫，九仙臺上掃花迎，塵囂以謝年年遠，花果時生日日春。洞裏漁樵新別調，蓬萊勝負舊棋聲，請君更種桃千樹，

白鶴飛來兩翩輕。

擲缽峰

踏翻階級直凌空，囊缽全拋徹骨窮，曾在靈山親授記，故留衡嶽醒童蒙。誰云更有通霄路，唯信原無別樣功，任是老盧將不去，春風千載付山翁。

太陽泉

引出峰頭噴未休，太陽何處不隨流，穿林渡海離塵網，傲雪經霜得自由。勢湧沖開千嶂碧，津流吞卻一輪秋，斗牛不動真常處，宇宙無雙第一幽。

讓祖塔(已上俱南嶽諸勝)

巍巍壁立示全身，虎嘯龍吟果是真，鼻孔撩天獨我望，舌頭拖地幾人親？金幢高據當軒令，玉樹重敷劫外春，七十餘峰俱坐斷，寥寥千古卻如新。

中山大明寺

芒鞋拄杖腳頭寬，信步行來路不艱，明敞高懸連褟淨，清光返照逼窗塞。兩廊素壁真堪畫，一帶青山色可餐，春去已知花柳瘦，大家列坐是團欒。

寄慈法兄隱山

獨宿孤峰值早春，清高那許世相鄰，情知格外忘人我，直透玄關始得純。奪境奪人全體用，立賓立主獨精神，別峰頭上遙相會，誰道今人非昔人。

壽程弘陽五十

已知四十九年事，世路何如道路幽，山色照開秦苑日，水聲流出漢宮秋。青雲瞥向塵中度，白髮何須海外遊，一念回光無量壽，謾勞海屋又添籌。

元旦玩雪

極目平沉大地通，孤燈照映草堂中，梅花一樹誰知白？玉壁千峰我幸逢。禪室飄來風說法，香臺飛去鳥談空，年年好景原無別，眼界于今更不同。

志感

勞勞車馬走風塵，幸是當年埋炤身，壁立不行屠狗客，懸巖豈坐釣魚人？溪山瀟散心加靜，雲月開明意自真，萬事如棋何足問？道緣心境幾番新。

寫懷

道路崎嶇過便休，閒觀世事水東流，目窮天際空今古，足躡雲端任去留。泉石主人常並坐，松花道者每同遊，有時得句憑虛嘯，勝與漁樵共唱酬。

次南嶽和尚臥病二首

空谷寥寥獨掩扉，為探心地卻忘機，病身一任同松老，瘦骨何妨與鶴肥。識破浮生真夢幻，好憑祖道逗光輝，縛茆已遂煙霞志，臥看閒雲自在飛。

其二

林間長日意閒閒，問疾無人日往還，有法利生猶未了，無心合道本非艱。不因疏漏幽藏壑，寧為清閒老臥山？魔佛兩頭俱坐斷，晴谿贏得步潺湲。

描山茨和尚真

一見吾師相貌奇，丹青未舉意先疑，眉間霜劍光時透，手內烏藤痛處追。鼻孔未垂全道影，髮毛纔露識真儀，當軒突出誠難辨，那許時人問是誰。

禮南嶽山茨和尚塔

亂雲堆裏事幽玄，一塔千峰不記年，像貌寧隨山色變，語音豈借水聲宣。松陰斷處光還潔，花影重交體更鮮，潭北湘南人不會，

玲瓏插出自摩天。

偶然作

短髮蓬鬆披雪裘，長年寂寞臥林丘，松華漫煮青精飯，霜葉寒燒黃蘗秋。潦倒世情如蝶夢，仳儷時事付春流，砌蛩未識閒情思，早向簷前訴冷愁。

泛沅湘登法海禪院

深秋獨泛汨羅灣，夾岸芙蓉醉玉顏，綠葉紅英憐我老，清風碧潦羨君閒。沉湘舊恨應難洗，弔古新篇豈易刪，落落緬懷書不盡，何當乘興叩玄關。

漢口倚樓望南嶽雪

離山莫厭不相逢，意足猶如萬里同，一字懶題人相外，半行猶寄汝心中。眼前樓閣堆新粉，鏡裏蓬茅理舊宮，撥盡爐頭煨芋火，寶華無數墮虛空。

望巴陵寶塔

日暮湖天浩氣殷，浪花堆裏鴈聲喧，千峰遙落雲帆迥，一塔孤危天籟閒。幾處踏歌松影內，數聲簫管木聲間，持杯漫對西來爽，倚遍斜陽獨破顏。

峽山掃林皋和尚塔

孤光迴迴塔連巔，幾陣風聲鳥語邊，三瓣香拈蒸宇宙，一杯茗獻薄雲煙。斂衣就坐尊前哲，叉手揚眉望後賢，猶問箇中消息處，橫山展竹淨明天。

次韻酬愧菴居士

解脫場中共一家，如君立志已堪誇，心田薙去無明草，覺樹開來智慧華。坐斷洞中猿鳥道，任從方外水雲賒，何時得遂幽巖隱，拍手谿頭笑落霞。

贈以貞道人

世間同隊幾同脩，獨羨君能得自繇，截斷情關如水冷，了知苦海若雲浮。襟懷灑落塵緣累，骨格英奇佛祖伴，勘破箇中男女相，乾坤何處不風流。

壽李夫人七十

何必山邊與水邊，閨中須信有神僊，種桃閬苑三千歲，茹蘗人間七十年。別室幽蘭香發遠，中庭丹桂蕊方妍，白雲解得青山意，萬里飛來擁壽筵。

壽金壇于居士六十

甲子籌添又一回，舌翻墳典得心裁，一航煙水拂衣去，五柳風塵解帶來。高閣秋深生爽籟，華堂木落見瓊臺，縫紗帳外群賢列，寧肯輸他漢世才。

壽黃夫人五十

玉宇金風拂壽筵，碧瞳青鬢已蘧年，五華璀璨承綸寵，三要通明見性圓。自是松筠超物表，一憑蘭桂秀庭前，長春何用求方外，箇裏舒眸繼祖田。

壽周雲卿居士六十

山河世系還千戶，江漢乾坤著此身，抗節獨高洗耳客，尋幽多伴避秦人。蒼松白石披襟地，彩袖青雲滿目春，甲子不須論歲月，煙霞詩酒興俱新。

壽再生禪兄五十

坐斷三吳百億川，神鋒凜凜耀當天，期同海宇恒沙數，獨露靈山面目全。滿袖清風施好手，半鉤明月接高禪，慶君能得無生樂，腦後圓明徹大千。

送樵雲黃宗伯遊南嶽

旌旆翩翻彩仗鮮，雲梯獨步陟層巔，萬松深處丹霞寺，千漲浮來馬祖田。遙接文星鐘韻杳，半登靈嶽梵音圓，瀟湘滾滾皆桃李，未識誰將衣缽傳。

秋日過圓明寺賦贈爾初禪師

不貪幽寂不辭艱，埜外茆堂可省顏，求法人來浮古渡，放生魚過落前灣。鷗眠白水閒當牖，草引清風靜掩關，萬疊雲山皆拱坐，鐘聲催處鴈聲還。

幽湖指息菴贈道明禪師

且喜高棲近水邊，眉開別是一壺天，帆從門外分南北，雲起村中遞後先。喋喋漁歌醒午夢，喃喃鳥語韻幽玄，箇中儘有真機現，到此何須更問禪。

次韻答譚埽菴居士

昨日無端聚此堂，塵揚宦海費商量，千山躡屩尋知己，隻履提持得大方。暫作禾中雲水客，還瞻吳會斗牛光，雕龍繡鳳推君勝，愧我空空一笑長。

贈易修施居士

義能一貫理無偏，率性真堪繼大賢，道德祇今型後進，行藏早已合先天。學從乾健傳心要，識比隨宜受命全，此日禾中添勝事，春風滿坐又三千。

贈忠可徐居士

已遠名場辨業因，須思隙影電光頻，謾矜絕代紅顏好，最易臨頭白髮新。一念不生全內寶，六根鎔淨露家珍，果能識得安身法，養就神駒出俗塵。

贈敬可徐居士

稔識浮名似幻如，遠離人境結精廬，庭前修竹堪藏月，簷下環谿任走魚。明眼早知三要旨，忘心頓貫五車書，莫將世事空牢係，

漢闕秦宮盡古墟。

借靜室住冰禪人詩以贈之

借得三間近水傍，入門無伴不荒涼，雲封瓦灶苔封壁，月滿蘿龕霜滿床。常憶古人穿紙襖，須知活計在空囊，相看別有安閒事，贈汝新篇話正長。

張權始居士來欛李賦此以贈

幾年吳下識名流，若箇如君肯遠遊？帶水拖泥心自淨，逢場作戲事無憂。一天雨雪詩腸潤，萬里關山智眼收，龐老覺華吹更發，玅香今日滿山樓。

留別嚴[車*度]轢道人

聖制相將期又終，何妨飛錫去凌空，濯盂就澗囊懸樹，舞棹橫波帆滿風。撩起便行無彼此，得緣方住任東西，一番法器難忘卻，明月天涯處處同。

別項梅雪居士

欲買扁舟過虎丘，得相知處暫淹留，芒鞋襯艸香生足，竹杖敲梅雪滿頭。峰嶂平分吳越勢，江河幾送古今流？何時再棹南湖月？煙雨樓前共唱酬。

過譚右長居士館中作別時有善琴者至賦以贈之

窮途白眼水雲空，一帶長江挂短篷，不傍西東尋住處，祇緣左右識春風。打開昔日瀏陽艸，拗折當年石鞏弓，聽遍五湖鄉曲子，沒絃誰解奏商宮？

錢若水居士刪補西湖隄上桃柳賦此以贈

久識西泠景自奇，水光山色兩相宜，蹊間關去新桃幹，隄上重添舊柳枝。金管玉簫歌舞地，風帆月榭雨雲陂，與君一線通消息，奪得高標祇恁時。

欉李胡奉谿居士築菴留居，作此以辭

樂城高築願弘深，塵剎無煩較尺尋，雨洗風揩難似石，龍獰虎伏久薰心。橫身萬里空為廈，撒手千巖道是林，功德不從人處得，祇園謾自布黃金。

壽體泉沈居士夫人五十看菊拈祝

樓閣軒西菊吐黃，清暉滿座興偏長，栴檀金鼎分幽靄，經唄雲壇賦雅章。南極圖開榮晚節，北堂芝馥獻瓊漿，廷前桂子鹿鳴瑞，檻外蘭孫鶴和祥。散步平林觀野趣，迴瞻山石繞流芳，煙霞道者無私祝，聊借鴛湖拱壽觴。

壽高夫人五十

金莖偃掌接瓊漿，未必如君蔬水香，不獨承家稱俊傑，更於明性識禎祥。山河大地無窮色，日月千秋不異光，多[袖-由+止]正如春酒滿，三珠樹裏鶴群翔。

贈淨明菴決則老師

參遍諸方老凍膿，艸菴歸隱自藏鋒，聲聲唬鳥青山裏，處處荒園埜菊叢。澗水澂亭留夜月，竹林瀟灑伴高峰，臨岐為問安心事，一把茆多住祝融。

東塔功德林次壁間韻

掀翻大地道情深，滿目青山不費尋，樓閣已堪舒隻眼，優曇若箇話同心。遠觀西北象王窟，近睹東南師子林，昨夜海門消息至，一輪突出到於今。

與陳方三居士

識得當人舊主翁，仲尼鼻孔本來同，埽除文字閒枝葉，悟徹良知脫有空。予欲無言俱漏泄，吾無隱爾露真風，直須嚼出其中味，道學從教一貫通。

途中吟

一望川原世路紆，周旋維谷轉癡愚，風腥廣陌狐成隊，日薄寒巖虎負嵎。落落自難吾道合，滔滔孰識有情殊，蒼天哭在憑誰和，竿木隨身崎與嶇。

戊戌元旦

又見東風度藥闌，可盤桓處且盤桓，金爐火在香初遠，石磬敲來聲未殘。蹋遍吳山何地好，漫思楚水對春寒，老梅不減先年韻，把茗吮豪試詠看。

訪中明法兄留贈

曳杖捫蘿路入微，竹松深處扣柴扉，鳥喧總屬林泉興，猿嘯非關人世機。曾共龍山分片髓，敢同虎穴運全威，但嗟相看年來老，雲水重重悵幾違。

贈倪伯屏居士

眼中金屑謾勞評，水近高樓適埜情，室擬維摩空未得，學期龐老悟無生。迴環竹樹詩增韻，遠映谿山畫有聲，識得箇中消息子，宰官居士亦閒名。

顧孟調居士六十賦贈

會爾初年五十餘，算來甲子近何如？光陰有限頻頻惜，妄想無邊漸漸除。淨土覺華禪水灌，識田愛艸慧刀鋤，百千萬劫都空過，莫使今生又涉虛。

孟夏將歸楚送畫先兄遊越

松花落盡古城邊，椰栗橫擔各一天，每望雁群思故里，何當鹿苑別高賢？春波處處珠沉月，曉樹枝枝翠拂煙，一藏全提曾有約，南來正脈賴流傳。

其二

歷盡煙波意坦然，掉歌聲裏過前川，半瓢不滿千家飯，一葉常撐沒底船。回首斷雲橫埜岸，迎眸幽鳥炙晴天，真風掃地君須挽，高策還期振楚巔。

其三

半鉤明月敞晴皋，金錫雲從興復豪，杯泛千江分祖道，詩成群玉和離騷。懷親幾賦還鄉曲，赤體誠如透網鰲，歸計不知何日就，萬年松下聽秋濤。

寄又洪師

圖南萬里意悠然，展翅摩霄六息天，句外機權標月指，夢中鄉緒續爐煙。抱琴惟憶知音叟，挂缽猶慚負米賢，撩倒靈山多話墮，期君收拾上雲巔。

寄太白山古音師

古柏森森立翠煙，玲瓏深鎖碧岩巔，自憐急楫揚波遠，誰信乘潮帶月圓。何日共觀磨鏡石，他年應聽指南禪，風前一段真消息，借作新聲倩羽傳。

寄友人

野鶴閒雲帶晚過，雙珠貫日媚江波，晤時笑口千金重，別後愁眉一息多。松下逢迎青玉案，風前頻寄紫芝歌，午盂糲飯堪分供，歲暮還鄉意若何。

擬歸南嶽

曾於靈山得句真，人天百萬少同倫，狂歌社裡人皆醉，活火鐺邊事幾親。秋水千江惟我泛，梅花一賦許誰陳，舌頭拖地成孤負，活計無如偶石筠。

其二

探盡炎涼又住山，不留朕跡落人間，世無俠士空呈劍，林有柴扉且閉關。花鳥不消逋客淚，月梁仍照舊時顏，誰為宇宙無羈者，把手相將薜荔還。

其三

還鄉曲唱碧山頭，槐葉蘆花煙雨秋，易水寒風千古恨，蠡江落日萬年愁。林間有杖堪伏虎，江面無心自狎鷗，潦倒煙瀾生意遠，錦鱗橈下看風流。

其四

收綸罷釣老頭陀，歸踞融峰不較多，種石且圖抽紫筍，培松寧羨引青蘿。檻前山色應如舊，谷口人情任易他，但得此身還故隱，

草堂風月自婆娑。

其五

夷則風高雁字斜，滄洲幾度漢年華，南湖羨有穿雲枻，北海殊無貫月槎。老去懶撾塗毒鼓，秋來怕聽塞垣笳，違時最恨岩前菊，人未云歸先放花。

其六

望衡何處隔清暉，開眼寧知闔眼非，遍地草蟲和露泣，驚秋旅雁傍霞飛。一天疏雨千山暗，數壑閒雲萬慮微，不是同條難作伴，隨身竿木蹈寒歸。

其七

斷腸秋草滿天涯，飄渺孤雲何處家，南國開殘秦地菊，西風落盡漢宮花。活埋幸有青山在，老病頻添白髮賒，湘嶺豈無龍虎穴，成群何必混狐蝦。

其八

天涯踏遍又寒侵，若箇能同返舊林，山盡水窮欣有策，鳥啼花放了無心。屠龍劍客狂中舞，賦鵬書生醉裏吟，堪笑閒忙俱少實，乾坤何地覓知音。

其九

落木蕭蕭動客塵，侵藤二鼠不饒人，貪他蜜味將心魅，贏得流離似我貧。沉醉九醞常處夜，循環六趣幾生身，老僧雲散枯岩日，幾度呼君早出倫。

其十

瓢囊雲水問瞿曇，吸盡滄溟學放憨，堪羨紙衣溫似纊，頻思棠梨美于柑。瀾翻智度悲龍樹，血染離騷賦楚南，骨白千山候萬戶，何如破衲擁蘿龕。

示子修高居士

存心養性本非同，見性明心義孰融？所幸少年能有志，直須慧劍截長空。五車書外明三要，一喝聲中證六通，休得逢場尋傀儡，到頭當認主人公。

壽普明寺明巖老師七十

南華風景恣敖游，海月山雲眼底酬，兩岸蓼花乘醉壑，一湖澄練滿煙樓。好看星斗呈金果，喝起虹霓駕玉洲，昨夜廣寒宮未閉，普明重掛一枝秋。

贈高念祖、汝揆、更生三居士

爭羨門客駟馬車，文章澤在看傳家，學通百氏推才藪，法識三乘見慧花。福德夙生咸有自，勳名他日並堪誇，期君外護毋忘卻，現宰官身願不賒。

七言四句

參禪偈六首

話頭疑處須猛烈，打破虛空要見血，不向此回下毒手，千生萬劫應難徹。
話頭疑處見空王，疑到忘機露寂光，自是面門常出現，無形無影貌堂堂。
話頭疑處俗情除，貴在承當無欠餘，栗棘金圈吞吐盡，堂堂獨露豈非渠。
話頭提起絕狐疑，殺活縱橫顯大機，手把金剛王寶劍，魔來佛往一齊揮。
話頭疑處咬枯根，咬斷枯根見不存，滋味淡然須吐卻，始知遍界獨稱尊。
話頭疑處透生死，一透直入無彼此，看破秤錘原是鐵，塵塵剎剎絕終始。

念佛偈六首

念佛須教審是誰，分明覿體露全機，但得淨念常相繼，九品蓮邦處處歸。
念佛聲中須自薦，回光看破娘生面，等閒一句都忘卻，心佛不離這一念。
念佛迢迢拽轉來，五葉蓮華當處開，枝枝葉葉俱剪盡，心佛眾生一處理。
念佛一聲即到家，何須特地起多嗟，西方大道如弦直，擬涉思惟路轉差。
念佛心中絕點塵，莫將迷悟辨疏親，自性彌陀渾不覺，只是花前月下人。
心心念佛自純清，珠山寶樹茂榮榮，苦海愛河無住處，于無住處見平生。

萬年松

冰霜節與鐵心堅，太古音傳風雨前，但使深根植地老，寧憂直幹不扶天。

過高橋普度尼菴借宿

踏破蒼苔訪舊蹤，新花嫩柳映溪容，山光四顧寒煙暮，挂錫何妨聽曉鐘。

秋日懷母

斫額萱堂秋信來，籬邊黃菊帶霜開，為憐消息無人寄，一日峰前望幾回。

題太白祠

凜凜寒祠古木悲，白衣猶記作詩時，祠前亦有商山路，不學商山歌紫芝。

偈示優婆夷自外道轉禪

道者卻邪求證心，真心切勿遠追尋，了知自性原無礙，雞犬全彰劫外音。

寄祖印法兄

金菊籬邊濯露鮮，蓼華江上月娟娟，夜來夢度瀟湘雨，誰謂迢迢隔水煙。

宗玄兄還南嶽貽詩留別次韻送之

一聲毒塗鼓驚聞，何處人逢不識君，謾說於今成獨往，五湖煙水儘殷勤。

和張權始居士萍寓有感四首

堪嗟大夢似霜華，邂逅雲萍即是家，認得家時原不住，一瓢一杖是生涯。
南湖煙雨漾高樓，一色長天目共游，好識曼殊最後句，慧刀拈起截奔流。
大虛閃電不留停，憎愛何須逐隊行，識取娘生真面目，肯教埋沒過平生。
學道原為究此心，非圖名字挂叢林，話頭參到忘心處，不向他家壁上吟。

示錢牧齋夫人

鴻鈞轉處露陽春，好聽鶯啼綠柳陰，驚起渠儂無背面，一輪依舊落西林。

示錢復先夫人

滾滾紅塵隊裏人，莫將情念強疏親，試看雪殞新晴後，萬樹依然舊日春。

示孫孝若夫人

璨若驪珠不假揮，尋常日用露全機，桃華浪裏春雷蟄，撥轉機輪遍界輝。

示瞿道人

痛棒三遭血濺飛，新春不附舊時機，電光石火能舒眼，撒手懸巖獅子威。

與高夫人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輪明月耀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如君開頂門。

四言

示雪星道人

不知最切，知有成顛。空印海水，海印空天。無欠無剩，無中無邊。機分銖兩，位合正偏。痛棒三頓，肋下三拳。父慈子孝，本自天然。如水投器，器圓水圓。

五言

與如心道者

人謂公年老，余謂公學小。遇事如不知，於己無煩惱。一榻自翛然，三心何處討。悠悠棲物外，兀兀超塵表。大智自若愚，大拙成真巧。萬象本蕭蕭，一靈常皎皎。叉手告松筠，誰為世間寶。

五言四句

辭南嶽山茨和尚塔

一片秋空淨，南山艸木深，暮雲千嶂色，何處不關心？

竹

明月橫空影，清風杳拂塵。堅貞原有節，虛白本無心。

六言四句

示眾居士四偈六首

大千劫火洞然，此箇原來不壞。誰知滿目青山，盡是法身三昧。
指上豈能見月，鏡中何用尋頭。不道即心即佛，便去騎牛覓牛。
假和地水火風，未免生老病死。寶藏人人現成，何必遺金孫子。
幻影任歸露電，寂心俱付寒灰。直須休去歇去，那管魔來佛來。

贈天游駱居士二首

羨爾文章滿世，卻從湘水沉之。西江一口吸盡，處處生涯大奇。
句句聖賢風雅，言言佛祖婆心。更有一顛白雪，散作陽和滿林。

讚

南嶽山茨和尚像

者箇宗匠，忒殺無狀，獨踞南嶽峰頂，冷地吞煙吐瘴。龜毛拂子拈起驚人，突出眼睛佛魔膽喪，纔涉擬議劈頭來，動轉施為難測量。多少平人受你活埋，被我覷破藏身隱相。咄！休隱相，無虛妄，讎恨難消，描來供養。

龍池萬如和尚像

者老漢，黃面皮。不開口，說菩提。贏得一雙眼，輸卻兩莖眉。澗狹水流急，山高月上遲。祇要鯨鯢神變化，滔天惡浪滿龍池。

大俞法兄騎牛小像

兩鬢蓬鬆，高騎白牯。博徹斯文，貫通今古。滅卻臨濟正法眼，蹋殺玄沙一隻虎。

古鑑法兄像

者漢生來孟浪，動輒拈條白棒，浸殺龍池水裏，突出佛祖頭上。禪流不用疑猜，便是古鑑和尚。

自讚

無中卻生有，向外揚家醜。不喫趙州茶，寧呷曹山酒。能令一喝下，須彌山倒走。問著生緣處，白棒當頭摟。

超月優婆夷行樂圖

不是僧兮不是尼，六門面面銕牛機，當軒突出無回互，午夜堂前月正輝。

黃夫人行樂圖

者箇夫人知不知，一身隨處露雙眉。欲知叉手藏鋒句，盡在憑闌不語時。

倪伯屏居士像贊

峨冠博帶，大坐當軒。雷聲淵默，邦家之瞻。雖然現出宰官像，長老之名四海傳。

書問

寄興化沈居士

貧衲於貴邑少緣，不克久居，與居士面商箇事，悵甚。泰州期中安靜，僧舍頗潔，無勞致念。居士參究雖有箇入頭，然向上一路猶太遠在。須知古人一期方便，直下無你迴避處，祇貴逴得便行，不存軌轍，始可捉他淨名龐老敗缺。稍涉遲疑，白雲萬里，豈可今日明日存想究竟？縱然悟去，堪作甚麼？古人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終不紗。惟居士自勉之。

與李三夫人

前承道愛，情出格外，遙憶慈容，宛如覿面。泰州居止頗靜，無勞分慮，嘗欲道人看城東老母公案，地與時遙，不知近日體究如何？山僧有箇頌子，聊為舉似，盍以良驥追風，或借勢於鞭影也。繡戶臨芝絕品評，何須開宴待瓊英？十分春色遊人醉，一種天香透骨清。向者提得便行，可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見有佛可成、有眾生可度，來去自由，如鳥飛空，豈不暢快平生耶？倘其不然，也須自加鞭策始得。

與李四夫人

向臨貴邑，未及一造高軒，至今猶耿耿也。道人智量過人，辨才越眾，正好從火宅以駕白牛，入化城以躋寶所。否則，不異衣秘摩尼而借光東壁也。惟道人淬礪精光，猛利心志，步步轉身，頭頭脫體。山僧雖有成風之手，於道人分上總屬夏行冬令，更有甚罏[革*(苟-口+用)]鉗錘哉？時不待人，伏唯珍重。

與式玉王居士

雲峰雖隔百里，明眼人何異覿面？居士於日用想加精進矣。雖然，一聞便悟，尚涉程途，佇思停機，白雲萬里。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若少留觀聽，也須朝斯夕斯，念念不間，一朝迸裂，始稱大

事了畢，方不孤負己靈而昂藏於天地間也。近日上堂法語奉覽，餘不備。

寄衡陽劉氏兄弟

別來數載，如電光中眨眼相似，世事遷流，更可知矣。遙望家鄉，又不知作何景況也。貧衲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楚水吳山，殆將歷遍。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腳頭腳底，橫三豎四，那管通身泥水，百結拖地。法華禪師頌云：屎臭薰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為君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盡大地無不是箇清淨道場，了無罣礙。所念人人有一大事因緣，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迥脫塵根，高超言象，遇緣應物，觸處圓成，萬變千奇，不離本際。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諸緣染，濃如膠漆，輪迴六道，無繇解脫。貧衲每懷吾兄弟，未能覿面提持得出苦海，不得不如許葛藤。聊申相為之誠，伏惟各自努力。珍重，珍重。

又

世人如石火電光，眨眼即是來生，時節不相饒，光陰疾如駛。祇如貧衲見參請者，不論久參晚進，無非全體大用，覿面提持，醍醐毒藥，隨人領解，盍為迷越裳之路，聊作指南之車。若是利根上智，直下知歸，安用貧衲饒舌為也？正謂人人本具。各各不無，者道靈光時時獨露，一涉言詮，便成途轍。眾兄弟皆是英靈漢子，也須知有此段大事，人生必要了明者。不然，生死到來，前路茫茫，無本可據，憑何保得不入驢胎馬腹？但願諦信無疑，則一念回光，便同本得，那時方知我不汝欺。吳楚地隔，惟吾兄弟善忖度之。

與黃樵雲居士

山埜寓姑蘇有年，每見縉紳居士參究此道者，不是見地偏估，便為知解籠罩，真參實究者屈指全無。昔日龐居士、楊大年、李駙馬輩，皆操履真實、見道穩密，此等流亞無復再見。前造高軒，見居士行色匆匆，未得盤桓為悵。邇來宗乘似盛實衰，惟居士現宰官身、行法門事，勘破自己日用，不負靈山囑托。凡遇師匠，慎勿輕意放過，須當取彼所長、勵我所短，則道學淵源自然透頂透底。古人云：學道如入大海，轉入轉深。良不誣也。山埜忝據法筵，每念德薄智淺，無益後進，惟思衡嶽峰頂嘯月眠雲，以消餘業、了現報而已，其餘又何慕哉？使旋草率，無任神馳。

與周雲卿居士

向承賜顧，蓬壁生輝，造次登龍，過辱寵優，謝謝。老居士夙具善根，智量過人，若究心此道，應如泗洲見大聖，不知有何世務紛紜，于本分事膜不相關，將謂世法、佛法分作兩橛。不見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吾言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請看是何道理。盍迎賓送客、抱子弄孫，至於折旋俯仰之間，若能直下薦得，即佛法尚不可得，況世法耶？山僧書至此，不覺擲筆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言多去道轉遠，惟居士就焚之。

雜著

悼祖風辭

一華五葉兮，天下芬芳；分宗裂派兮，海內汪洋。金丹點銕兮，信篤者化；寶劍揮空兮，命盡者亡。棒喝交馳兮，直釣獰龍；針線綿密兮，生陷大蟲。惡水未潑兮，俊鶻凌空；鞭影擬動兮，良馬追風。今不夢見兮，古人大全；深可痛悼兮，法幢傾顛。心燈寢耀兮，誰續燄燄？祖脈壅塞兮，誰決涓涓？獅子窟中兮，狐兔紛擾；栴檀林內兮，荊棘連綿。受栴檀之薰炙兮，吐伊蘭之臭氣；披獅子之皮鞹兮，噴野干之沫涎。哀後生之蔑聞兮，真詮教外；悲軌持於疏鈔兮，繩索重添。醉佩衣珠兮，甘馳貧里；幼失恃怙兮，傭作市廛。流音律而忘返兮，益進益狂；捨定慧而投迷兮，自漫自妨。輕生死之不究兮，殊為至愚；昧心光之未明兮，誠然可傷。不久華屋兮，盡作魔宮；易見寶坊兮，翻為利場。世道衰微兮，滔滔末法；孰為大力兮，再挈單傳？不忘靈嶽之付囑兮，愍孤露而護覆；丕振少室之弘猷兮，瀹狂瀾而溯源。可令大法兮，卷已復舒；抑使心印兮，彼彼共懸。

喃喃語

當知學道，如牧牛法。慎勿縱緩，犯人苗稼。生死心當切，世緣殊可罷。看箇話頭，心心無間。當離憒鬧，安處寂靜。宜遠雜遝，志圖見性。宜寡言詞，多語者賤。宜省緣慮，多事者亂。無見小利壞良心，無因小害損善念。毋見人非，退己善根。毋自作孽，退人道意。毋以微善而不作，毋以小惡而不禁。聞善言當拱聽，臨禍患當安詳。見不平毋動氣，遇侮慢毋動嗔。處友必須乎澹，絕交毋出惡聲。聞過莫憚改，聞諫當自醒。非切己事莫往，有益善者當行。人

家無伴，慎勿久坐。在處逢人，不宜戲論。當大事毋急卒，遇小事毋輕忽。無要緊事莫舉，無利益事莫談。好事宜先人後己，過失宜責己恕人。無訐露人隱事，無障昧人美行。毋為事難而辭，毋為患難而退。毋以妄身作業，不可縱性壞事。口不宜傳人非，耳不宜聽人短。見諍宜息，見難急救。重義疏財，損己利物。出言須和氣，行事宜誠實。問辨當虛己，論事須達理。捨戲玩具，遠惡律儀。莫親邪辟人，莫習惡知解。貧乏無苟求，從容無妄費。理不可自是，事不可固執。凡事宜方便，為人無刻薄。語默宜尊重，舉止貴安詳。當親良友，宜擇明師。見人須謙遜，交易宜平穩。奉己宜約，待老宜寬。在下者宜慈愛，不慈愛同廢物。在上者須孝敬，不孝敬類犬馬。當患道德不充，毋以聲利自累。當治心於未萌，毋順情以致亂。究道研真，老病應當益壯。親師擇友，曉夕不可憚勞。切忌胸中存物，虛室自然生白。切莫意下染塵，鏡清斷不匿髮。當觀此身不久，腐爛應不移時。自心因塵而有，無塵體亦無依。觀身量等虛空，則不見有身而為生死，而生死亦同虛空。安心還同法界，則不見有心而為起滅，而起滅亦同法界。當信悟道在剎那，不費纖毫力。若假纖毫力，即同有作。意慢則心輕，信微則志弱。夙障深厚，實難湊泊。天下無愚人，不納言者愚。天下無真病，不受藥者病。病愈而藥不除，其病轉深也。言納而愚猶在，其言不聖也。然則余固非聖，其言皆私淑諸聖也。有心當世者，不以人廢言可也。

竹拄杖頌

儱侗一橛，無枝無葉。硬骨稜層，七凹八凸。其心雖空，針拶不通。凌霜傲雪，不變其容。生荊棘林，長頑石壁。無陰陽地，卓卓安立。用時活潑，能縱能奪。全生即殺，全殺即活。指西劃東，勢若飛龍。挑回明月，撥轉虛空。往往來來，全憑渠力。把住時聖凡乞命，放行時瓦礫生色。通身作用自天然，倒弄橫拈許誰測。

示眾禪者偈

欲渡生死海，須乘般若舟。一念回機處，諸妄即時休。妄盡心如如，輪迴始斷流。般若因師悟，刳心未足酬。生佛本來齊，迷悟兩分岐。達法心開悟，拒師原自迷。一團世俗心，豪無欽信倪。祇責他長短，不知己是非。茫茫隨業識，涉獵閒文字。自心障自心，非業成業地。共師住千年，不知佛法意。誠哉知道難，知己尤不易。一中邪師毒，萬劫縈桎梏。擇師第一功，參隨自勉勗。

形儀似端嚴，浮情實諂曲。扭捏投人意，碔砆豈是玉。本色人難得，宛有凌霄勢。面不阿附人，心不藏異計。不辨塵勞境，寧知聖義諦？任性逐情塵，千生驢橛繫。自誇心機巧，能令萬事曉。寧知障染心，不是超凡表。作善無豐約，隨心成大小。住相輪迴生，離塵生死了。萬行得其宗，菩提在掌中。關捩無多子，久長人可通。清淨理不入，濁惡心爭空。業浪滔滔滾，真機耿耿蒙。身世暗推遷，命根日剝削。一旦無常至，然後抱佛腳。閻老實無情，緊要隄防著。莫謂死尚遠，將此付高閣。急處放些緩，強處放些弱。日用苟相應，生死能自若。了身心如幻，即是大圓覺。為報修行人，是義應當學。

佛事

為恒持禪人火

擎火炬，云：「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一朝親撲落，縱橫總是渠。」擲下，云：「山僧為汝重指出，一朵青蓮輝地爐。」

為新玄道者火

拈火炬，喝一喝，云：「玄來多少時也？依舊腳跟立地，有口祇解脫空，到處逢場作戲，等閒得路便還家，樹倒藤枯如粉碎。且道：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攛炬，云：「直下來也，急著眼覷。」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